

劇學月刊

第五卷 第六期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出版
世界書局印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五卷

第六期

圖

中國戲曲音樂院附屬戲曲學校學生演劇照片十種：

- 1 蘆花蕩
- 2 陽平關
- 3 小放牛
- 4 連營寨
- 5 巧連環
- 6 青石山
- 7 金錢豹
- 8 教子
- 9 長阪坡
- 10 臥蠟廟

文

- 皮黃音樂上的諸種特質和此後的新趨勢……………老 桐
讀李笠翁曲話……………徐凌霄
牡丹亭贅語……………穎 陶
夯歌源於杵歌說……………靜 因
現存雜劇傳奇板本記（明人傳奇）……………松 堯
拾墮歡（三幕道德喜劇）（第二幕及第三幕）……………佟晶心
祥麟現破陣產子曲譜……………曹心泉

補 白

賣胭脂——十四弦——王昭君與琵琶——鐵面具

(1) 感花湯

張飛：蕭德寅飾
周瑜：李德彬飾



(2) 陽平關

黃忠：王金路飾
趙雲：傅德威飾



(3) 小放牛

女郎：宋德珠飾
牧童：張金樞飾

(4) 連營寨

馬童：殷金振飾
趙雲：傅德威飾
兵：董德林飾



(5) 巧連環

楊雄：關德威飾 石秀：李德彬飾
時遷：殷金振飾



(6) 青石山

關平：傅德威飾 甄：宋德珠飾



(7) 金錢豹

金錢豹：傅德威飾
孫悟空：殷金振飾

(8) 教子

三娘：侯玉蘭飾
薛保：關德威飾
薛鳳：符玉恭飾



(9) 長阪坡

糜夫人：侯玉蘭飾
趙雲：王金路飾

(10) 蜈蚣廟

褚彪：傅德威飾
黃天霸：王金路飾

皮黃音樂上的諸種特質和此後的新趨勢

老 桐

許多人以為皮黃的音樂非常的簡陋，尤其對於那一件聲可裂錦的胡琴抱着一百二十分的不滿意，所以研究音樂的人們總不會往舊劇場中走走。他們以為這些音樂沒什麼聽頭兒。這裏面沒有什麼話誠然不錯。要是根據着新的音樂的理論來分析皮黃的音樂，皮黃音樂裏面實在沒有多少東西。不要說是皮黃，就是千百年來積成的南北曲裏面又有多少東西。不過我以為這是音樂一方面的單獨評論。這祇是因為中國音樂一切的不健全而蔑視到皮黃的本身。若是單獨立在音樂批評者的立場，筆者認為是非常正確而同時具有相當同情。不幸皮黃音樂是依附皮黃戲而產生的，那麼我們要批評這裏面的音樂似乎要根據一部分音樂的原理而同時不要忘了戲劇的原理才對，因為皮黃裏面的音樂是離不開劇本的。皮黃的音樂要離開劇本他的音樂自然也就非常單調了。現在我們簡單的把皮黃中所用的音樂先寫出來比較一下。

- (一) 聲樂……(甲) 引子歌唱。(乙) 道白。(丙) 哭頭和叫頭等。
- (二) 器樂……(甲) 胡琴。(乙) 鼓板。(丙) 二胡。(丁) 南絃。(戊) 噴吶海笛。(己) 鑼鈸。(庚) 大小鑼。(辛) 樂琴挑子。(壬) 笙或其他。
- (三) 腔調……(甲) 二黃——正板，倒板，搖板，快三眼，原板，反調。
- (乙) 四平調——快慢二種。(丙) 西皮——倒板……正板，快三眼，搖板，快板，二六，反二六。(丁) 南梆子——倒板，原板。
- (四) 點子和牌子甚多，因篇幅所限，不便寫出。

在以上所舉四種以外尚有其他腔調如探親、打櫻桃等多為老弋陽腔等。至於思凡、水鬥、夜奔則為崑腔不能和以上所舉四項相提並論。以上四項是用歸納方法作根據的。但在一齣皮黃中音樂的進行他們並不有一定的規矩。他們原可以共同合作的，但每一個戲應用以上四項的成分頗不一致。如同武戲裏面所用的鑼鼓點子，牌子居多。文戲道白和歌唱居多。設如我們用不同的色線將他們共同合作進行的質量畫出來便可以明瞭他的狀況。由這種用色線分解研究的結果就能夠知道皮黃中有許多是鑼鼓戲。這些鑼鼓戲要是把他的鑼鼓去了便無所謂戲了。

一般反對中國舊戲音樂的以為大鑼那件寶貝是萬萬要不得的。吵人吵的人腦袋疼。擁護鑼鼓的人們也許說誰叫你生了那麼嫩的耳朵。鑼鼓的存廢到今日可以說已然到了一個最緊要的關頭。

已往一般人說中國劇場上的音樂是原始社會野蠻民性所造成的。他們說在野蠻時期觀眾不懂屏息靜氣的聽，故此不得不先用粗大的鑼鼓把他們擾嚷的聲音震攝下去。這種音樂的用法正像妙峯山的香客們所作的一樣。你要把清音細樂如絃管笙簫在野地裏弄起來令人聽着便不起勁兒。設如更換一下，你弄些大鑼大鼓馬上四野的人們都圍起來了，而且聽着很覺興奮。要是把這種宜於野地裏的音樂搬到戲場以內，當然他們不會合適。既然今日皮黃戲是多演於戲園以內，所以這種音樂也就有改造的必要了。看那開戲的三通鼓，那不是明明的和從先在村莊中大廟前演戲的辦法一樣嗎？

任何不利的批評都含有不少愛護的性質，而並且給要被批評者以反省和努力的機會。所以是批評都是善意的，都是幫助人的，都是使

社會傾向於進化的。都是使魚目不得混珠的。故此已往的皮黃音樂的批評實在指示了我們前面應該進行的步驟。詛咒皮黃音樂的原不妨任其詛咒，但皮黃音樂在已往的皮黃戲中到底作了些什麼事，他的存在於皮黃中的特別性質是些什麼然後不妨詛咒。

單就皮黃中的鑼鼓和乾牌子而論也好像有許多的用處。並不像飯館中的炒杓叮噹亂響。他響的聲音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時只用了一樣樂器，有時候用了好幾樣樂器。他的功用可以暫時說在下面：

(一)節奏的功能——皮黃中的音樂最大的效能就是他能夠表示出節奏來。節奏是舞蹈中必具的條件。中國的武戲雖然其中包了不少武術的套子很像耍百戲的。但其中有不少跳舞的姿式。表示出立體雕塑的美感，而這種雕塑的美感又是些非有中國樂隊武場協助不足以成功的東西。像那些採泥，好看的亮像，和武術的出手，起霸的那些手的形式，那些足部脛部動作的形式，真是缺不得這舊式皮黃音樂的。因為這種舊式皮黃音樂的效能是幫助了他動作上的節奏。

(二)增加戲劇的情緒——皮黃中打樂常常是轉作劇本情緒往前進行的。從表面上看皮黃劇不像有很多情緒的存在。這原故是因為有許多讀劇本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從不到劇場的文學家是看不出劇本中情緒，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得鑼鼓是怎麼一回事。在我們看叫頭中有鑼鼓，在哭頭中有鑼鼓，在慌亂的時候有鑼鼓，在想事的時候有鑼鼓，在……有鑼鼓，等等。這些亂錘都是使情緒緊張的。設如我們把這些音樂免了，我們就知道劇本中的情緒緊張的如何利害。設如我們們把這些音樂免了，我們就知道劇本中的情緒什麼也沒有了。

(三)代替了一部分佈景——中國舊劇本來沒有佈景。他的佈景曾經被一些砌末給表現了。但是有一部分佈景確是叫音樂給代替了。如同進門出門等都有鑼鼓隨着。如同挪一塊石頭，關兩扇門，以及洗馬上樓，這都是用了時間藝術代替了空間藝術。這尤其是一般所最難瞭

解到了的地方。

(四)幫助效果——舊劇中的鑼鼓還有一部分是幫助作成效果的。如同跳下水去，就有陰鑼。摔倒了也用一鑼。雁子叫就用噴。馬走就用長錘等。這是舊劇音樂幫助了一部效果的地方。如同在急切中尋思妙計。如同在懷疑中加一小鑼。這都是中國舊戲中音樂表示內心的東西。這些利用音樂效果的地方是許多不大容易用其他辦法所能作到的。

中國的打樂既然如此玄妙，要想改他實在很不容易。這就是皮黃音樂上的特質。在歸納起來我們可以把他分作聲樂，器樂，腔調，點子等。其實他們是一套事，以實現皮黃音樂上的能力。他們彼此並不能相離。他們的進行是和劇情一同進展的。那麼我們再論一論腔調。

反調宜於悲劇，二黃也宜於悲劇，南椰子也宜於悲劇，二六和原板宜於輕快的情節或歌舞，西皮正板宜於喜劇，快板宜於急劇的情節，四平調悲喜均宜，這些理由都非常的對。不過我們覺得這些板名最好活用，沒有一定的規矩。要在熟能生巧。而且有時能夠覺察出來有許多戲所安的板太不合適，必要改過才能好聽。如同同是搖板何以在劇情緊張的時候和隨便的時候不一樣。足見在音樂調子以外在劇本情緒之中有不可蔑視的價值。所以單論以音樂上某種板宜於某種劇情是不妥當的，因為同時不要忘了劇本情緒，情緒原本是可以統制一切的。

總之，我們設若詳細考究起來，就知道皮黃演出一切可謂玄妙至極。無一處無道理。真可謂指一指有聲音，動一動有風雲。中國皮黃音樂的特質除音樂本身以外，與劇本中的情緒和動作有莫大的關係，是很清楚的事。不過現在打算改造他音樂方面的主張空氣異常濃厚。他們想把打樂的聲音變更。把腔調加多。把點子牌子等利用其他音樂的方法加以改正。把劇本的組織改變加添佈景，燈光，道具，特製服裝和舞台的機械。這樣一來便走到新型樂劇的產生，而基本的條件要建設在

音樂成分上面。這種新的趨勢不外另外製譜替代已往的腔調，改編樂隊配置複音及和聲。這種辦法惟有賴於富有天才的大製曲家才能作到，而且同時社會方面必要給予特別經濟時間和其他方便才能使這種理想實現。不過設如一切點子，牌子，等都已然用其他方法給實現了，

或者有些人認為滿意了這些新的辦法就許失去皮黃音樂上特有的特質。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情。在筆者以為設如把皮黃的音樂改變了，就是另外一個新型樂劇了，但一切舊的演奏形態依然有保存和整理的必要。

賣胭脂

元會瑞卿有留鞋記雜劇一本，演郭華王月英事。又南戲有郭華買胭脂一本，今不傳，疑所演亦前事。今亂彈劇有賣胭脂，其中姓名事蹟與留鞋記均同，惟唱用吹腔，當係南戲郭華買胭脂之裔傳。

按劉義度幽明錄有買粉兒一條，其事與此頗相似，惟不記當事人姓名，而留鞋記則直扯入包拯，頗落江湖俗套。幽明錄云：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遷去。明遷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笥篋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吾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恹死，乞一聽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

讀李笠翁曲話

徐凌雲

鄙人前爲戲曲音樂院寫「戲曲詞典釋例」一冊，長以中國戲曲，不論是崑是黃一切有「程式」與「程式」並行者則爲「自然」。因將念白分爲「技術白」「自然白」兩大類。「技術白」卽舊所謂「韻白」以中州韻爲主，字必「上口」句必「合式」而「自然白」卽尋常口語，各從其所習，不加造作。如崑劇中之「蘇白」黃劇中之「京白」凡滑稽角色或滑稽場合應用者是也。此兩種念白與詞句之構造，最有關係，寫劇者如於劇中派定某角是滑稽的，或某場某處是科諷的，則所寫之詞句，必須合於「自然」。反是，若爲莊嚴的角色，鄭重的口氣，則須合於技術程式之句法，俾可「上韻」而免拗口。至於伶人上演，更須顧及劇中人神理，及場面上之「交代」音節，必須合拍，對於司樂者（場面上的人）及同場之角色，必須保持其聯絡。凡此種種欲使無誤，總須先於詞句之性質構造，加以分析，而每詞之應用，再於場上，加以注意。此拙著「釋例」所以不惜旁搜博引，縱有不備之處，亦可觸類引申，庶乎程式的戲曲，不致亂其軌道。在草此「釋例」之先，固未嘗計及前賢有無先我言之。頃者覆閱笠翁曲話，「言語惡習」一節，殊可互相發明，不勝欣幸之至。笠翁曰：

白中有「呀」字驚駭之聲也。如意中並無此事而猝然遇之，一向會見其人而偶爾逢之，則用此字開口，以示異也。近日梨園不明此義，凡見一人，遇一事，不論意中意外，久逢乍逢，卽用此字開口，甚有請客而客至，亦以「呀」爲接見之聲音。此等迷謬，尙可言乎。故爲揭出，使知斟酌用之。

案笠翁此論，似係爲顯明「原則」，一任舉一詞，聊以見意，故語涉抽象而非具體。其云「呀」字爲表現驚駭之聲，固毫無疑義者。——（若

云「驚訝」之聲，尤切）——此等字，以文法析其類，則入「驚叱部」，有感情而無意義，其感情之屬於何種，則須看劇中人之性質，及劇中之情景。拙著「詞典釋例」中如「於戲呀」「呀呀」「呀呀」「呀呀」等皆可云「呀」之擴大者。至其應用，則笠翁僅就猝遇之事，偶逢之人而言。夫「猝遇」「偶逢」而有驚訝情也，若「請客而客至」則意中之事，無所謂「驚」又安有「呀」此誠可笑之甚。（鄙意此乃演劇者腦海中全無戲情，否則臨事神經失常之所致。）吾今以黃劇補充其說，凡意外之來人如四郎探母劇，六郎告太君「恭喜母親，賀喜母親」太君問「喜從何來」六郎答「四哥回來了」又問「那個四哥」答「失落番邦一十五載的延輝四哥回來了」太君於是作驚訝聲曰「哦！延輝兒回來了。快快叫他進來」此處寫「意外之逢」驚而疑，疑而喜之神情最爲刻至，而其所以表現者則爲「哦」之一聲。與笠翁所云「呀」字表情，不無歧異。卽崑劇中亦有時用「哦」，有時用「啊呀」，有時用「呀」原非一律，而用單字表現感情的聲音，又不易於一一吻合。卽鄙人所舉之「哦」字亦可寫「晤」音聲相近者寫於書面，便易生歧。在笠翁不識隨筆一說，未暇細訂，鄙人所以爲此補充者，正是基於「諒解」而發，若云駁正則誤矣。

黃劇中之「呀」字，當然亦用於驚訝，蓋此等皆本於天籟，發於自然，不但崑黃，卽尋常人說話聲音亦如此也。惟黃劇用此字表現驚訝之途徑，可得而言之（一）如女起解，崇公道因蘇三說洪洞縣內無好人，卽生氣發話頭她戴上行枷，蘇三於是表現驚訝之色，而口吐「曼聲之一呀」字，此在劇情上爲表情之聲，在技術上爲叫傢伙起唱之符號，以下就唱「一句話兒錯出唇」了（二）惡虎村黃天霸夜行一場先以

說白至「若是不放，也只好苦苦哀求」之下陡然出一「呀」字（帶身段）接念「看風吹樹梢」之韻語（此雖乾念實亦牌子之一類）與一切武戲走邊過場之唱牌子動以「呀」字叫起者，程式相同。（三）斷密，瀾李密見小秦王，先對王伯當說不肯屈膝，被伯當駁斥後，用「呀」字叫唱以下有「賢弟把話對我論，背轉身來自思忖」之二六。以上所舉一旦一生一淨，其所吐之「呀」字，有輕重緩急之不同而兩種作用則理無二致，所謂兩種作用（一）即劇中人情緒（驚訝惶惑）之表現，（二）即劇場上與音樂之聯絡是也。笠翁又云：

戲場慣用者又有「且住」二字，此二字有兩種用法，一則相反之事用作過文。如正說此事，忽然想及彼事，彼事與此事，勢難並行，纔想及而未會出口，先以此截斷前言。「且住」者住此說以聽彼說也。一則心上猶豫假此以待沉吟，如此說自以為善恐未盡善，務期必妥，當於「是」處尋「非」故以此代心口相商。「且住」者稍遲以待，不可竟行之意也。而今之梨園不問是非好友開口說話，即用此二字作助語詞，常有一般賓白之中，連說數十個「且住」者，此皆不詳字義之故，一經點破，犯此病者解矣。

案「且住」之用亦可照前例析其品能爲二（一）即戲詞之技術或一種程式，用以東上啓下，使段落分明即笠翁所謂「彼事與此事勢難並行，以此截斷前言」（二）即表現劇中人之轉念或新生之一念，即笠翁所云「心上猶豫，假此以待沉吟」。然二者實爲一事，程式不能離開劇情，劇情亦需利用程式。彼開口便用「且住」甚至連說數十個「且住」者，不知劇情之過也。試思那有一連許多轉念之理乎。

「且住」二字之念法，輕重緩急有不同，而神理迥別。如南天門曹福死後登南天門下望小姐作訣別後，用「且住」京起上文，領起「想我曹福，今日身登仙界必須大笑三聲。此一「且住」是在悲境是老生角，故聲緩而輕。（一捧雪換監之穆成同。）又如空城計司馬懿之「且

住」適才探馬報說，西城乃是空城，老夫六兵到此，爲何四門大開」之「且住」聲重而急，情境與身分不同也。若情境較緊張則「且住」之上加「哎呀」一聲。如武家坡薛平貴計算戲妻，浣紗計之浣紗女計算投江之獨白，皆以「哎呀且住」領之，若係滑稽角色用自然白之丑或花旦，則可改爲「哎呀，漫著」用北京語白，而意義相同。但其與場面上之音樂，則無甚關係，因京白無甚技術性耳。

笠翁論「聲音惡習」云「花面口中聲音宜雜，如作各處鄉語及一切可憎可厭之聲，無非爲發笑計耳。然亦必須有故而然。如所演之劇人係吳人則作吳音，人係越人則作越音，此從地起見也。如演劇之地在吳則作吳音，在越則作越音，此從地起見也。可怪近日梨園無論在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於何地，長於何方，凡係花面脚色即作吳音，豈吳人盡屬花面乎。」案此即「技術白」與「自然白」之問題。笠翁之言，似尙未清晰。夫崑劇之花面包括「大花，二面，小面」文言之曰「淨付丑」若北平之大花臉，二花臉，小花臉其分級略同。每一種脚色都有用「自然白」之可能（因爲都有滑稽的場合。即收虎關之高旺雖是大花臉，到了窺見兒媳之時，亦就把「京白」用上了）其全用多用，少用，則看戲情之滑稽的質量多寡。此種原則，崑劇亦適用之。笠翁云吳人作吳音，越人作越音，此在程式的國劇爲必不可能之事，蓋推而廣之，如入義記爲晉事則伶人之扮趙盾屠岸賈諸人必須作山西口音。如扮鳴鳳記之嚴嵩必須作江西口音。凡歷史上各省各郡邑一一肖其土音，則寫劇者演劇者均將無所措手而聽者又安能一一而辨之，所謂「不通大路」藝術上亦誠無須乎此也。惟笠翁又云「花面聲音亦如生旦外末，悉作官音，止以話頭惹笑，不必故作方言。即作方言亦隨地轉，如在杭州即學杭州之話，在徽州即學徽人之話，使婦人小兒皆能辨識，識者多而笑者衆矣。」案花面作官音，此官音若指「韻白」而言則根本與科諢不相容，玩笑語非用方言不可。今如打魚殺家之教師亦

用上口念白，則不堪一聽矣。惟「方言隨地轉」一語則甚是。譚叫天到上海，有人煩演盜魂鈴，譚以不會上海話，強而後可。殊不高興。此事足見譚氏聰明。蓋此等趣劇用「自然白」必力求自然。「豬八戒」在北京說北京話，在上海說上海話，皆為接近當地之自然，使婦人小兒皆能辨識感覺興趣。故在北京說「繞灣兒」在上海必說「兜圈子」。在北京說「大柵欄」在上海必說「四馬路」。非只字音要方言，即所含之質料亦必因地制宜。此乃自然之需要，一定之理也。惟各處方言亦須有主要之一二處，使之表徵一切。如在江南即用蘇白，如在北方即用北京白，再則揚州，山東山西等處能通習者通習，不能通習亦不能勉強。若如笠翁所言，到杭州說杭語，到徽州學徽語，則到一處須備一處之方言，亦為事實所難能。因中國地大物博，方言實在繁雜，而演劇科譚又須純熟流利，此非旦夕所能辦也。

又笠翁論「科譚惡習」其力斥穢褻之處甚是。然亦有持之太過者，如云「如兩人相毆，一勝一敗，有人來勸，必使被毆者走脫，而誤打勸解之人，連環擲戟之董卓是也。」予謂此等在戲中人為情緒緊張，不擇對象之反映，又為技術的穿插，使生波折，不落平庸。如豔陽樓許士英因追高登而途遇花逢春等即與動手，及問明「俱不姓高」方住手通問，如此方能表出許士英之急迫與當時之緊張情形，未可非也。

笠翁非止一代才人，實亦彼時有數之劇曲家也。云夫製作則有整齊豐麗之「十種曲」流傳於世。云夫研究，則有層序清明之「曲話」，餉遺後人。「唱話」之名雖狹，而內容則廣。計分「詞曲」「演習」兩大部。「詞曲部」包括（一）結構（二）詞采（三）音律（四）賓白（五）科譚（六）格局，是名為「詞曲」即編劇法也。「演習部」分（一）選劇（二）變調（三）授曲（四）教白（五）脫套，是即實習上演法也。夫戲劇之事綜其大端則「編」與「演」而已。自來演劇者多不能寫，而寫劇者卻不能不顧到演，長生殿之點配角色，斟酌場面煞有苦心。洪昉思之大作在案頭則為佳文，在場上則為名劇，然其雙方並顧之苦心不過在所寫之傳奇中，略見一斑，未若笠翁於作劇之外，另有研劇之專著也。名為「曲話」實乃「劇學」，至內容之疏漏舛誤處，為任何創作所不能免，又規模層序雖大致完備，而每段仍以隨筆抒寫為多，不盡合於系統之方法，此乃時代所限，不可求全。至其所論戒淫褻貴自然且嚴斥借端毀謗，凡利用寫劇快私憤者，皆所深惡痛絕，尤見忠厚宅心，不失風人之旨。（癡菴「顧曲塵談」語多多本於李氏）而世之道學先生動論以浮薄，斯則「小道」觀念，牢不可拔，與李之價值固無所損耳。

十四弦

鬼董記周寶事云：

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間，木工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於敵中，始以獻笑鬧，遂盛行。

牡丹亭贅語

穎陶

小引

王伯良云：

「臨川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曲律）

沈德符云：

「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顧曲雜言）

古今論曲者，無不以玉茗不嫻律為憾，所謂不嫻律，便是——

（一）不諳譜。

（二）不遵韻。

湯氏何以要這般任意孤行呢？在已往論曲各家，都以為是他不甘受曲律的束縛而然。在湯氏自己口中，也很吐露過這種意思，例如：

寄吳中曲論，良是。唱曲當知，作曲不盡當知也。此語大可軒渠。凡文

以意趣神色為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詞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

宮四韻否，如必按字模聲，即有窒滯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

呂姜山書）

不過這書中語言，很帶幾分負氣模樣，既然負氣，便不能認為真正

實情。

南曲到明朝中葉時候，衍為海鹽、弋陽、崑山等派，就中崑山一派，最較晚興，歌者鬥巧爭奇，競為新聲，瞬便雄據三吳，但改變本來面目，也較其餘諸派為甚。其後作家蜂起，新曲層出，更汲汲乎有不可一世之槩。不過作家們都係文人，而文人率皆不甚知樂，即便知樂，又不免失之

過「迂」。他們以為：如果得有一種固定的格式，使作者可以按格以填詞，一定可以省却許多麻煩，於是便進一步而去追求曲譜，其實這問題并不是這樣單簡，飲水雖也能使肚子充滿，但究竟不能握鐵，徒使枷鎖耶當，行走不便而已。

明嘉靖中，毘陵蔣惟忠氏得九宮十三調譜于陳白兩家，便着手去整理，但因他不曉得何以九宮之外又有十三調，於是便把十三調放在一邊，作為存疑。後來沈寧庵增訂蔣譜，也因不明宮調原理，索性把十三調分別附入九宮之內。

陳白二家之譜，是否地道完整的南曲譜，姑且不問，祇沈氏一番李逵式的斧削，已經不成東西了，以此而去繩古今的作品，雖今人不敢有違，恐古人不免要揮淚於九泉之下。

湯氏有詩云：

「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遍拍無人會，自搯檀痕教小伶。」

天下祇有知律而不知樂的，從未有知樂而不知律的，湯氏既能「自搯檀痕教小伶」，豈能認為是不知樂？既知樂焉能不知律？不過他所不願遵守的，僅是非馱非馬的吳江曲律而已。在他答侯侯居的信中，很可以看出不少痕迹。

兄以二夢破夢，夢竟得破耶！兒女之夢難除，尼父所以拜嘉魚，大人所以占維熊也，更為兄向南海大士祝之。曲譜諸刻，其論良快，久玩之，要非大了者。莊子云：「彼惡知禮意！」此亦安知曲意哉！其辨各曲落韻處，羸亦易了。周伯琦作中原韻，而伯琦於韻于德輝致遠中，無詞名，沈伯時指學府迷，而伯時於花庵玉林間非詞手。詞之為詞，

九調四聲而已哉！且所引，不云「未知出何調」一犯何調，一則云「又一體」，「又一體」，彼所引曲未滿十，然已如是，復何能縱觀而定其字音韻耶！

然而他曉得縱如此說，一般人也不會領悟，於是憤然了：

弟在此自謂知曲意，謂筆懶韻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兄達者能信此乎？何時握兄手聽海潮音，如雷破山，轟然而笑也。彼時崑調雖盛，並未壓倒天下諸腔，而浙江一帶，仍有海鹽義烏諸派存在，江西一帶，仍是弋陽派的勢力範圍，這幾派因未經文人播弄，所存本來面目比較尚多，規律自然亦較清晰。湯氏是江西人，所學當近於弋陽一派，而譚綸從海鹽帶了許多梨園子，回到宜黃去做教師，漸使海鹽派盛於贛中，其時恰在湯氏之先，對於湯氏當然亦不無影響。吳中諸子却硬要他捨掉自己所學去投降崑山派，無怪要受他一番譏笑了。他在答凌初成書中云：

不佞生非吳越通，智意短陋，加以舉業之耗，道學之牽，不得一意橫絕流暢於文賦律呂之事，獨以單慧涉獵，妄意誦記，操作層積，有如暗中索路，闖入堂序，忽然露光，得自轉捩，始知上自蒼天，下至胡元，皆是歌曲，曲者，字句轉聲而已，葛天短而元長，時勢使然。總之，偶方奇圓，節數隨意，四六之言，二字而節，五言，三七言，四言，詩者，自然然而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節，故為緩音，以舒上下長句，使然而自然也。獨想休文聲病泮切，發乎曠聽，伯琦四聲無入，適乎朔響，安詩填詞，率履無越，不佞少而習之，遠而未融，辱足下流賞，重以大製五種，緩隱濃淡，大合家門，至于才情爛漫，陸離曠時，道古可笑可悲，定是名手。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與歌，不佞啞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若夫北地之於文，猶新都之于曲，餘子何道哉！

南曲用韻，始終沒有一定的韻書，最古的南戲，大抵不過遵用十二攝（參閱本刊第三卷第七冊拙作十三轍一文）亦不甚嚴，自崑腔盛後，人們漸漸注意到這問題，於是沈寧庵諸人便硬把周德清的中原音拉來承乏，難道不曉得是不可能，不見得無非掩耳盜鈴而已，自欺尚且不可，却去強他人認鹿為馬，怎能不使高人齒冷呢？

談湯氏作品的，無不說到牡丹亭，而談牡丹亭又多半指摘湯氏如何不知曲律，殊不知自己却掉在吳江派的迷魂陣裏，茫茫宇宙，何知音之一恨少！不如把四夢付之一炬，到也清靜。

廿五年春日，識於南窗下。

勸農折中云：

「常談人間萬戶侯，只知騎馬勝騎牛，今朝馬上看山色，爭似騎牛得自由。」

按江東鑑第四十六鑑云：

「君貴人間萬戶侯，信知騎馬勝騎牛，今朝馬上看山色，爭似騎牛得自由。」

這兩首詩很相似，有人以為鑑詞襲用牡丹亭中語，但相傳江東鑑乃江東神石固廟中物，明太祖時，奉旨移交關帝廟掌管（註）那麼，鑑詞至少早於湯氏百數十年，作鑑者豈能預知一定是湯氏引用鑑語無疑了。

又按七檢山人楊儀明履記云：

舉人章洸連喪二妻，將再娶，撤藏於江東神，其辭有一他日王侯却並肩一之句，以為佳識，娶之，未幾又死，葬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一姓侯也。

兩京關王說，即江東鑑說，崇黃門奇初發解至京，午門月城西關王

廟中撤籤得「此事當謀親弟兄」之句，時弟太為崑山庠生，未知名，奇頗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江東籤第八十二籤云：「彼此儂中一輩賢，勸君特達與周旋，此時賓主歡相會，他日王侯却并肩。」此章氏所撤得者。又第十六籤云：「官事悠悠難辨明，不如息了且歸耕，傍人煽惑君休信，此事當謀親弟兄。」此柴氏所撤得者。

牡丹亭成於明萬曆二十九年，明長記作於何時雖不詳，但明長記的作者楊儀是明嘉靖五年進士，嘉靖五年早於牡丹亭成書之時七十餘年，無論如何，該書總作在牡丹亭成書以前，當然不會有引用牡丹亭之理，明太祖移籤事，姑不必問其真假，即據此，也可證明牡丹亭在後了。

註：諸人獲堅瓠集云：

明高皇初起兵渡江，偶爾桅折，見江東神廟有木，將伐之，廟祝言神籤頗靈，可問之，高皇從其請，得籤曰：「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縱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不伐。明朝小史云：「高皇怒其不許，乃取其訣本，送關聖掌之，至今關帝江東籤訣更靈。」

(二)

閨塾折掉角兒云：

「女娘行，那裏應文科判衙，止不過識字兒書塗嫩鴉，待映月耀蟾蜍眼花，待囊螢把蟲蟻兒活支煞。比你懸了樑頭頭髮，刺了股添疤，痲有甚光華，你聽一聲聲蠶花把讀書聲送，你待打，打這哇哇，桃李門牆，把負荆人嚇煞。」

「女娘行，那裏應文科判衙，止不過識字兒書塗嫩鴉，待映月耀蟾蜍眼花，待囊螢把蟲蟻兒活支煞。比你懸了樑頭頭髮，刺了股添疤，痲有甚光華，你聽一聲聲蠶花把讀書聲送，你待打，打這哇哇，桃李門牆，把負荆人嚇煞。」

「女娘行，那裏應文科判衙，止不過識字兒書塗嫩鴉，待映月耀蟾蜍眼花，待囊螢把蟲蟻兒活支煞。比你懸了樑頭頭髮，刺了股添疤，痲有甚光華，你聽一聲聲蠶花把讀書聲送，你待打，打這哇哇，桃李門牆，把負荆人嚇煞。」

半唱作「拉」音，已為可笑。又末句「桃李門牆，把負荆人嚇煞。」今譜多半錯把「嶮」字誤作「險」，却將該句讀作「桃李門牆，險把負荆人嚇煞」，納書極雖然把字改正，句子却依然錯了。

今通常演唱之譜

工合 工尺工 四合 四上四尺(上四)

桃李門 牆 險 把負 荆人 嚇 煞

若將「牆嶮」二字的工尺板眼稍加移動，即可不背句格，例如下譜

工合 工尺工 四合四 上四上尺(上四)

桃李門 牆 嶮 把負 荆人 嚇 煞

按：「嶮」字，廣韻集韻并作「虛檢切」，音險。說文嶮，阻難也。

(三)

蕭苑折春香定場詩云：

「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省人事，終須等個助情花，處處相隨步步覷。」(此詩今借入關學中)

按此四句乃從劉禹錫贈小樊詩改，劉詩云：

「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各(一作多)春草，處處將行(一作來，一作相持)步步隨。」

(四)

遊園驚夢中，當唱「觀之不足……」一支尾聲時候，麗娘與春香

應走一小圓場，表示回往房中，然後春香念：

「開我西閣門，展我東閣床，瓶插映山紫，爐添沈水香。」

映山紫是一種花，又名山躑躅，實即野生的杜鵑花，一過青山啼紅了杜鵑，所指的便是此花。春香折來幾枝回到房中，急忙插放瓶中，於是纔有「瓶插映山紫」一語。後人演此，因為不明白原詞的意思，遂把「開我西閣門，展我東閣床」二句取消，却將「瓶插映山紫，爐添沈水香」二句移作春香臨去時的下場對，未免不像話了。

(五)

驚夢中云：

昔日韓夫人得遇于郎，張生偶逢崔氏，曾有紅記、崔微傳二書，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約偷期，後皆得成秦晉。

按蘇軾章質夫寄惠崔微真詩註云：

崔微，河中倡，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微相從者累月，敬中使還，微不能從，情懷怨抑。後數月，東川幕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微乃託人寫真，因捧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微一旦不及卷中人，微且為卿死矣。』」

崔微傳乃是敘演這段故事，至於張生、崔氏，却是會真記中的人物，和此并不相干，難道湯老先生連西廂記都不曾看見過。

按姚士燮只編云：

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收藏多世間不常有，已至千種，有太和正音譜所不載，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能口誦之。

湯氏對元曲既如此熟，而收藏又極富，當然不會連西廂記都沒有見過，以崔微傳與張生、崔氏事合為一談，恐另有他故。

(六)

診崇折金絡索云：

「看他春歸何處歸，春睡何曾睡！」

許多人都認為這兩句絕妙好詞，按元無名氏朱夫人戲文中，有梁州序一曲云：

「唱春詞，春景堪題，和春燕，春鶯聲碎，把春醅，滿泛盡倒春盞，不如痛飲和春醉，春應忘却春忙，春山歸路迷。」

頗疑湯詞是由此化出。

(七)

杜麗娘的年齡，在牡丹亭中交代很不清楚，寫真折云：

「杜麗娘二八春容，怎生便是杜麗娘，自手生描也呵！」

但三年之後，麗娘的魂靈和柳生相會時，却仍云：

「杜麗娘小字有庚帖，年華二八，正是婚時節。」（冥誓）

也許這是從小說家言，鬼在陰司，經年不長歲，但秘議折中却云：

「你說這紅梅院因何置，是杜參知前所為，麗娘原是他香閨女，十入而亡，就此墳塋。」

(八)

悵眺中韓子才對柳夢梅說：

「老兄可知有個欽差，識寶郎中苗老先生，倒是個知趣人，今秋任滿，例於香山嶼多寶寺中賽寶，那時一往何如？」

悵眺在關廟（即杜麗娘死亡）之前，而謁遇（即柳夢梅於多寶寺中見苗舜賓）却在關廟之後，則此三事應發生在一年之內。柳夢梅得到苗舜賓的資助，是在該年的秋天，當時即啓程北上，過了梅嶺，已入冬。旅寄中云：

「我柳夢梅，秋風拜別中郎，因循親友辭餞，離船過嶺，早是暮冬，不隄防嶺北風嚴，感了寒疾，又無掃興而回之理，一天風雪，望見南安，好苦也。」

則是年冬，夢梅已抵南安，拾畫中云：

「脈脈梨花春院香，一年愁事費商量，不知柳思能多少，打迭腰肢，門沈郎，小生病臥梅花，觀中，喜得陳友知醫，調理痊可，則這幾日間，春懷鬱悶何處忘憂！」

据此，則柳夢梅病痊愈時，恰是在春天。按柳夢梅的病，不過偶感風寒，當然不會纏綿過久，而此春天，當即夢梅到南安後次年的春天。至於玩真，當然在拾畫後不久，不過在拾畫之後玩真之前，却有一折憶，其中有云：

「自家杜府春香是也，跟隨公相夫人到揚州，小姐去世，將次三年。」這真有些使人莫名其妙了，難道柳夢梅在梅花觀中一病三年不

成。如果三年，則檀合兒壓在太湖石下裏面的畫恐怕早已朽壞了。

(九)

湯氏自撰牡丹魂記題辭云：

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于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冥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自來談牡丹亭的，多半喜歡往曇陽子身上去印證，賢如蔣士銓，猶不免有「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便把帷薄私情筆下揚」之語。湯氏之所以作牡丹亭以及牡丹亭故事的來源，作者在題辭中，已然很明白的宣布出來，何必仍往歧路上追求呢？況且柳夢梅和杜麗娘的結合，作者原認爲是很神聖的，並沒有刺毀的含意，如果一定說是寓貶於褒，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們既不是高力士，似乎無需譏謗李太白。

李仲文馮孝將兒女事，俱見法苑珠林，睢陽王收拷談生事，則見於列異傳（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九引）。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汗，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間，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床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婦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一君

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并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惟右腳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廨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按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與馬尅期當出，并教以出之養之之法。至期，馬子屏左右，以丹雄鷄一頭，飯一盂，酒一升，陳之去廨十餘步所，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好如故，抱置帳中，惟心下微暖，口鼻微有息而已。當以青羊乳汁灑其目，始開口能咽粥，漸亦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既一期，肌膚氣力皆如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一女焉。

談生四十無婦，夜半讀書，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寢，謂「我不與人同，勿以火照我，必三歲方可。」生一見，二歲，夜伺其寢，燭之，腰上生肉，腰下但有白骨。女覺，曰「君負我，何不能忍一歲也！大義永離，暫隨我去。」生隨入華堂，以一珠袍與之，裂生衣褶，留之而別。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收拷之，生具以實對。王視女家，容如故，發視之，得衣褶，呼其兒，正類王女，乃召談生，以爲婿，表其兒爲侍中。

夯歌源於杵歌說

靜因

在十年前，隨便寫新舊戲曲之研究一書的時候對於夯歌的起源頗有懷疑，故此當時祇錄了丁郎尋父的夯歌，而並不會說明他的歷史。按丁郎尋父事見於昇仙傳鼓兒詞（或作警兒詞），不過昇仙傳當時所唱的夯歌爲七字句，無疑的他是受了鼓兒詞的影響。在歌體的結構上與我在新舊戲曲之研究上所錄的徵有不同。後來在北平俗曲略上又見錄有四頁上工一曲，足見夯歌的唱調和曲詞一定可以有研究的價值，且叫我把這三種不同的夯歌寫出來比較一下。

（一）昇仙傳卷六第五十三回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斗焚香天地燒，丁郎尋父本姓高，父是秀才把名標。二月桃園去尋春，一寸光陰一寸金，月英于氏是賢母，只因貌美惹禍臨……（文長不錄）

（二）四頁上工

正月裏，正月正，四頁作活上了工，上工先挑兩担水太平年，吃完早飯打掃牛棚年太平。

二月裏，龍抬頭，大姐上了梳粧樓，手扒樓門往下看太平年，瞧見四頁好風流年太平……（文長不錄）

（三）丁郎尋父

慶新年，賀新正，丁郎月下去逛燈，天交三鼓回家轉太平年，見母跪倒放悲聲年太平，我的兒，免悲聲，你且止疼說分明，丁郎含淚傳兒母太平年，瞧燈碰倒二牧童年太平……（文長不錄）

由以上三段來看好像夯歌也是屬於前清的太平歌詞一流俗曲。在昇仙傳上提到唱夯歌還要拍板，似與現在流行的夯歌少有出入。第一和第二相同之點爲同是屬十二月。第二和第三相同之點則同有太

平年的和聲。夯歌種類好似很多而仍以俗曲作根據。

「夯」字讀如「河工切」。北平俗稱打夯歌，原爲泥水匠築牆打地基的時候所用的架伙。這架伙是用木頭作的，有四五尺高，甚爲沉重。上端有紅纓子，下端是圓的，直徑約四五寸，全長三分之一是圓的，在下部全長三分之二是圓方的，中間剔空作成四柱，以備把握。有紅纓子的是頭夯，其餘的夯多無紅纓子。打夯歌並非在任何時候都唱。這要看造房子的主人是否要他們唱。自然主人要是他們唱也很容易，那不外三個字「加酒錢」。

據北平俗曲略說在乾隆八旬大壽有八方太平一曲，爲夯歌。並有伴奏樂器和化裝，和砌全，無一點工匠建築的痕跡。這本不足怪，因爲那次大典幾乎全部中國俗曲都搬上了舞台，與現在的崑腔、京戲、過會、雜耍，都有關係。那時夯歌自然也就變作戲了。在經濟緊縮的故都，今日建築房屋的主人要聽夯歌的很少了。不過在戲曲學校演唱昇仙傳的時候不難從舞台上聽到夯歌。至於落子館所能聽到的或爲警兒詞，或爲大鼓書，已與實際的夯歌稍有出入。關於此類曲本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百本張夯歌三種，爲打新春、王天寶和通州。中國戲曲音樂院博物館圖書部藏有京都寶文堂所刊行的夯歌一本。夯歌的唱法爲瓦匠頭目站在一旁，並不拿着夯，先領唱一兩句，然後其餘的工人隨唱，多少句，夯歌也有疊唱，不外爲前面所說太平年和「呀咿呀」或「咿呀呀」。

從乾隆八旬上壽的慶典來說，是夯歌在乾隆以前已經有了。昇仙傳不知著於何時，料想也在乾隆左右，至於丁郎尋父的故事是在明朝，但鼓兒詞中的史實不爲據。近來因爲看到禮記曲篇有「鄰有喪，春不

相」有人提到杵歌的話。我一向很注意杵歌這兩個字。那麼且叫我談一談杵歌再說夯歌。

在武林舊事裏說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球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僂僂杵歌之類……「舞隊中有大小全棚傀儡。一在大小全棚傀儡中人有男女杵歌的名目。關於杵歌的名詞好像在東京夢華錄裏也提過。足見杵歌尚存於宋代。

由於「杵」字便使我聯想到兩件別的東西。一個是「碓」字即一個是砧字。「杵」是舂米的東西。「碓」也是舂米的東西。記得前清旗族領來軍米都交給碓房來作（按碓房現已消滅）在碓房的工人在舂米的時候總在唱着。那麼這種碓房的歌詞是不是杵歌之遺。尙待考察。至於砧杵原是搗衣用的。俗稱棒槌。唐潘廷堅曾有搗衣曲。已譜入古琴（見五知齋琴譜）或非杵歌之流。不過近五六十年來的奉天評戲原起於山海關左近。在最初唱時丑脚持一棒槌。故原來的名字爲棒槌戲。後南下訛音爲嘯嘯戲。北至上至奉天。改爲奉天落子。隨砧（棒槌）所唱的歌曲或非杵歌之流。總之與砧碓有關的兩種歌曲爲杵歌之遺。尙待徵於其他文獻。並且嘯嘯戲腔調。原爲影戲的還陽調。似非杵歌。

在周禮地官鄉師治其鞞鞞疏中言有築杵。築杵不知所指是否便是夯。不過在唐書音樂志說春牘虛中。如箛。無底。舉以頓地。如春杵。亦謂

之頓相。以節樂也。又太康地理記。一睢陽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之。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深其遺音也。又唐書音樂志。一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操用春牘。後世因之。一由這裏可以看出夯歌似源於睢陽。而夯便就是杵。杵和夯的樣子很相近。因此我想昔日的杵歌便是今日的夯歌。像諸子評語卷十五所解釋的「春不相」有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謳歌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邪許」音或卽是用力氣的人們的喊叫。而夯字便是由此工人們的吶喊而造成的。於是把原來的杵歌變成夯歌了。此或爲穿鑿附會之談。但無論如何。夯歌到現在已然值得從速收集了。

由於研究夯歌我們就回想到中國許多古代的歌曲。一定還有不少是值得搜集和值得研究的。細聽北平所唱的夯歌。有人說他的聲調近似昔日的燈歌。燈歌如何唱法。北平已不可以聽到。不過在山東臨清尙有一種後尾的和音甚多。此外便是權歌。權歌便是一種船歌。廣東所有的龍船歌是否便是權歌不得而知。總之中國各地各種歌曲甚多。而差不多每種歌曲却有他的歷史。所以說一提到這些。差不多沒有社會一件東西沒來歷。自然要不知道他全然可以用腐敗兩個字抹殺了他。像夯歌不也應該說是野蠻時代所殘留的東西嗎。

在砸夯以後必更砸「臥」下期容我再說砸「臥」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出版

音樂賞鑑論

劉守鶴著
實價三角

內容分四節 一、導言 二、音樂是什麼 三、怎樣賞鑑音樂 四、結論

現存雜劇傳奇板本記

松島室初稿

「明人傳奇」

荆釵記一本 明寧獻王朱權撰

六十種曲本 題古荆釵記刊本 李卓吾評本 富春堂刊本

暖紅室刊本

琵琶記一本 明高明撰

六十種曲本 明凌濛初刊朱墨本三卷 明方諸館刊本 明萬曆丁酉（二十五年）玩虎軒主人汪光華刊本——題元本出相

點板琵琶記三卷 圖占二面 欄上端載汪氏校勘語（長樂鄭振鐸藏） 尊生館巾箱本 斯干軒巾箱古本 明金陵唐晟刊本四卷 明汪雲鵬刊本——玩虎軒序 板心集義堂刊 明刊王鳳洲

李卓吾合評本三卷——後附釋義 方字大圖 人物瘦甚 陳眉公評本——即六合同春本——清乾隆修文堂刻 李卓吾評本

清初刻魏仲雪評本二卷 明忠孝傳本四卷（北平圖書館藏）

清毛德音聲山評第七才子書十二卷四十二齣——坊刻本（北平圖書館藏） 最近武進董氏珂羅板印本 其餘坊本甚多

殺狗記一本 明徐啞撰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與六十種曲本不同（廣東許之衡守白藏） 墨齋齋訂本 暖紅室刊本

白兔記一本 明呂文大成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與六十種曲本大異） 暖紅室刊本——係翻刻六十種曲本 清吳氏鷗隱齋鈔本附注板眼（懷寧曹氏藏）

五倫記一本 明邱濬撰

明萬曆金陵唐對溪世德堂刊本四卷

投筆記一本 前人撰

明萬曆金陵唐對溪文林閣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上海涵芬樓、鄭李氏藏） 富春堂刊本 世德堂刊本（許守白藏） 羅懋

登注釋本 魏仲雪評本

舉鼎記一本 前人撰

傳鈔本

羅囊記殘本四齣 前人撰

明胡文煥編羣音類選本

節俠記一本 前人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梅花墅評本（長洲吳梅藏） 傳刻本

白蛇記一本 明鄭國軒撰

富春堂刊本（北京大學、北平圖書館藏） 明金陵唐錦池刊本

香囊記一本 明邵璨文明撰

六十種曲本 世德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藏）

明金陵陳氏繼志齋陳邦泰寫刻本二卷（北平圖書館藏） 李卓吾評本

卓吾評本

金印記（一名合縱記、黑貂裘）一本 明蘇復之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題西湖高一葦訂正 山水隣刊本

李卓吾評本 暖紅室刊本 清康熙十七年鈔本二卷（北平程氏玉霜齋藏） 舊鈔本附注身段（懷寧曹氏藏、殘存下卷）

贈書記一本 前人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連環記一本 明王濟撰

康熙十六年宜春堂鈔本（北平杜穎陶藏） 舊鈔本（北平圖書館藏）

舊鈔本注工尺板眼（懷寧曹氏藏）

四賢記一本 前人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雙思記一本 明姚茂良撰

富春堂刊本二卷（北京大學藏） 舊鈔本不分卷（北平程氏

玉霜繆藏）

金丸記一本 前人撰

清內府鈔本（泰縣梅氏綴玉軒藏） 傳鈔本 清初鈔本二卷

三十齣（北平傅惜華藏）

精忠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題岳飛破虜東窗記與六十種曲本

略有異同） 月露山人校本——題新刻岳武穆精忠記上下月

露山人校（見船載書目） 墨齋改本——題「西陵李梅實

草瓶」

千金記一本 明沈采撰

六十種曲本 世德堂刊本四卷（與六十種曲本不同） 富春

堂刊本四卷（北京大學藏） 清康熙五十三年盛紫仙鈔本二

卷二十五齣（懷寧曹氏藏） 舊鈔本二卷附注身段（懷寧曹

氏藏）

還帶記一本 前人撰

富春堂刊本二卷（北平圖書館藏） 世德堂刊本（北京大學

藏） 清內府鈔本（泰縣梅氏綴玉軒藏） 舊鈔本不分卷末

頁題「順治十年收」（北平程氏玉霜繆藏）

銀瓶記一本 明沈受先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鐫鄭清之銀瓶記上下（見船載書目）

三元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長洲吳梅藏）

嬌紅記一本 前人撰一作盧伯生撰（見山樓叢錄）

明陳老蓮繪圖本

寶劍記一本 明李開先撰

明嘉靖李氏原刊黑口本——作二卷五十二齣（吳興周越然藏）

日本藏本——題鑄寶劍記（見船載書目）

斷髮記一本 前人撰

世德堂刊白綿紙印本

五福記一本 明徐時敏撰（曲錄作時勉誤）

傳鈔本 舊鈔本二卷——題五福星（北平程氏玉霜繆藏）

想當然一本 明盧柟撰

繭室本（通縣王氏藏）——題譚友夏批點想當然傳奇上下三

十八齣「標目——緣合」欸思居士編次板心下方刻「繭室新

書」字樣首譚元春序嘉靖丙子盧次楨本序（末題欸思居士漫

筆）繭室主人成書雜記八條圖入彙計十六圖 民國十九年石

印縮小本

霞箋記一本 前人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秦淮墨客校訂本

鳴鳳記一本 明王世貞撰

六十種曲本 李卓吾評刻五種本

浣紗記一本 明梁辰魚撰

六十種曲本 文林閣刊傳奇十種本四卷 富春堂刊本（北平

圖書館藏） 怡雲閣湯海若批評本（北京大學藏） 李卓吾

評本（北平圖書館長樂鄭振鐸藏） 清乾隆二十五年龔天佑

鈔本（懷寧曹氏藏，祇存下卷。）

鴛鴦記一本 前人撰

日本藏本——題新鑄重會鴛鴦記姑蘇梁伯龍編（見船舶戲目）

雙烈記一本 明張四維撰

六十種曲本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吳郡甘淡道人鈔本不分卷——

題麒麟記實即此本（北平程氏玉霜影藏。）

玉玦記一本 明鄭若庸撰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藏）

繡襦記一本 明薛近兗撰一作徐霖撰一作鄭若庸撰一作吳中情

奴編

六十種曲本 凌蒙初朱墨刊本四卷 李卓吾評本 師儉堂刊

陳眉公批評本（長樂鄭振鐸藏） 六合同春本（鄭振鐸藏）

暖紅室刊本 清康熙五十二年詠詠堂沈氏鈔本二卷三十一齣。

中有刪改數處，與刻本不同。（懷寧曹氏藏）今歸中國戲曲音樂

院。

紅蕖記一本 明沈璟撰

明刻木（許守白曾見此本，今不知流轉何所。）

埋劍記一本 前人撰

明金陵陳氏繼志齋刊本二卷——三十六齣，有圖十二，甚精。（北

京大學藏。）北平圖書館石印本。

雙魚記一本 前人撰

繼志齋刊重校本——三十齣，圖十幅。（通縣王氏藏。）

義俠記一本 前人撰一題鬱藍生著（見萬鍾清音）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 文林閣刊傳奇十種本（北平圖書

館，北京大學藏。）

桃符記一本 前人撰

內府鈔本二卷（北平圖書館藏。） 舊鈔本（秦縣梅氏經王輯

藏。） 宋體字精鈔本三十齣（新會梁任公舊藏。） 清康熙王

寅（元年或六十一年）鈔本二卷二十七齣（北平傅惜華藏。）

博笑記一本 前人撰

明刊傳奇三種本——傳真社影印本。

翠屏山一本 明沈自晉撰

清雍正九年瑞宣堂葛氏鈔本二卷二十七齣（懷寧曹氏藏，今歸

中國戲曲音樂院。） 明刊本（許守白藏，祇存下冊。）

望湖亭一本 前人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

一種情（即陸釵記之俗名）一本 前人撰

清康熙二十八年內府鈔本二卷三十一齣（貴筑姚茫父舊藏，今

歸北平圖書館。） 舊鈔本（懷寧曹氏藏。）

紫簫記一本 明湯顯祖撰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藏。）

紫釵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柳浪館刊本 全集附刻本 竹林堂刊本 臧晉

叔詞政本。

還魂記（一名牡丹亭）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玉茗堂原刻白紙印本二卷——全集附刻本。明

萬曆間石林居士刊本。王思任評本二卷五十五齣（孔德圖書

館藏。） 獨深居刊本首有沈際飛序——即沈際飛評本（長樂

鄭振鐸藏。） 柳浪館刊本。文林閣傳奇十種本四卷（北平圖

書館藏。） 冰絲館刊本。明茅氏朱墨本。明會稽張氏箸壇本

（孔德圖書館藏。） 清同治庚午清芬閣刻吳吳山三婦合評本

（三婦者，吳人舒苑未婚之婦陳同，繼婚之婦談則，再婚之婦錢宜

也) 陳眉公評本(改名丹青記,北平圖書館藏) 沈璟馮夢龍改本(改名風流夢) 臧晉叔改本 碩園改本(在六十種曲內) 千古麗情第一書本四冊不分卷——即清笠翁漁翁箋注本,清乾隆壬午刻(北平圖書館藏) 清怡王府刻本 清暉閣刊本 墨憨齋改訂本 綠野山房刊本二卷(故宮博物院藏) 鈕少雅葉懷庭馮雲章諸譜本 清初刊巾箱本八卷五十五齣(北平圖書館藏) 暖紅室刊本 暖紅室刊格正選魂記詞調二卷

南柯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玉茗堂原刻本——即全集附刻本 明萬曆刊本 柳浪館刊本 獨深居沈際飛刊本 陳眉公評本 臧晉叔刪改本 閱遇五刻朱墨本三卷(北平圖書館藏) 巾箱本(國學圖書館藏)

邯鄲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玉茗堂原刻本——即全集附刻本(吳興周越然藏) 柳浪館刊本 臧晉叔刪改本 閱刻朱墨本三卷(國學圖書館藏) 獨深居刊本 墨憨齋改訂本——易名邯鄲夢

巾箱本四卷(國學圖書館藏) 清康熙五十年鈔本(懷寧曹氏藏)

櫻桃夢一本 明陳與郊撰

明任誕軒原刻本(北平圖書館,鄭李氏藏)

靈寶刀一本 前人撰

明任誕軒原刻本有海昌陳氏鏤板圖記(姚荏父舊藏)——通縣王孝慈有影撫本(上二本均歸北平圖書館,鄭李氏亦藏原刻一本) 明萬曆庚申林於閣刊本(長樂鄭振鐸藏)

鷓鴣洲一本 前人撰

明任誕軒原刻本二卷三十二齣(北平圖書館,鄭李氏藏) 陳

眉公評本(北京大學藏) 鈔本(北平圖書館藏) 麒麟屬(又名麒麟陸)一本 前人撰

明任誕軒原刻本(鄭李氏藏)

以上四種,總名餘癡符,均有任誕軒原刻本,全者甚少,僅鄭縣李氏藏有一部,首二種,曲錄作任誕先撰,蓋誤以陳之軒名爲著者之名也,曲海總目提要作高漫卿撰,蓋即陳與郊之托名也

玉合記一本 明梅鼎祚撰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 世德堂刊本首圖(北平圖書館藏)

李卓吾評本(長樂鄭振鐸藏)

長命縷一本 前人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 山水鄰本

明珠記(一名王仙客無雙傳奇)一本 明陸采撰

六十種曲本 閱刻朱墨本

南西廂記一本 前人撰

西廂六幻本——即閱遇五刻本 西廂十則本 暖紅室刊本

懷香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易鞋記(一作分鞋記) 前人撰 一作沈鯨撰

文林閣刊本二卷四十五齣合業圖六葉(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

北平杜穎陶藏)

南西廂一本 明李日華撰(百川書志作海鹽崔時佩編集,吳門李

日華新增,凡三十八折)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南西廂之最古本,傳惜華藏) 西

廂六幻本,暖紅室刊本

紅梅記一本 明周期俊撰

明玉茗堂評刻本(鄭振鐸,吳梅藏) 明袁中郎宏道刪改本(

王孝慈舊藏，後歸鄧馬隔卿，今歸北京大學。明廣慶堂刊本（北平圖書館、海鹽朱邊先藏）

露綬記一本 明單本撰

刊本（鄧李氏、馬氏藏）

蕉帕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文林閣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錦箋記一本 明周履靖撰

六十種曲本 玉茗堂評刻本 李卓吾評本 繼志齋刊本（長樂鄭振鐸藏）

樂鄭振鐸藏） 明金陵唐氏刊本（北京大學、北平圖書館藏）

紅拂記一本 明張鳳翼撰

六十種曲本 玩虎軒刊本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李卓吾評本——即容與堂刊本（通縣王氏藏） 陳眉公評本——即六合同春本 凌濛初刊朱墨本 馮夢龍重訂本——

即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易名丈夫

祝髮記一本 前人撰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通縣王氏藏） 繼志齋刊本——題

秣陵陳大來校刻（北平圖書館、海鹽朱邊先藏） 玩虎軒刊本——

殘存上卷（長樂鄭振鐸藏）

竊符記一本 前人撰

明萬曆刻陽春六集本 明環翠堂刻環翠堂十五種本（法國伯

希和藏） 清雍正沈閩生鈔本二卷二十四折（懷寧曹心泉舊

藏，今歸上海涵芬樓）

虎符記一本 前人撰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日本藏明刊本——題新鐫本

朝忠孝節義花將軍虎符記上下城車鐸脩張伯起編（見鮑載書

目） 傳鈔本（許守白藏） 清延陵喜興鈔本二卷（北平程

氏玉籍錄藏）

龍園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藏） 馮夢

龍重訂本——即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改名新瀛園（笠閣評

目作還簪記）

青衫記一本 明顧大典撰

六十種曲本

葛衣記一本 前人撰

富春堂刊本

曇花記一本 明屠隆撰

六十種曲本 明萬曆二十六年武林天繪樓刊本（長樂鄭振鐸

藏） 臧晉叔評刻朱墨本（孫翔熊藏有上卷） 明刻本（北平

圖書館藏）

修文記一本 前人撰

明萬曆刊本（上海南洋中學藏，今歸北平圖書館） 傳奇三種

本——傳真社影印本

彩毫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長生記一本 明汪廷訥撰

明汪氏環翠堂原刊本（長樂鄭振鐸藏）

天書記一名七國記一本 前人撰

環翠堂原刊本（通縣王氏藏） 清乾隆十四年鈔本不分卷（

北平程氏玉籍錄藏）

獅吼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清乾隆內府五色精鈔本（泰縣梅氏綴玉軒藏，存

四折）

投桃記一本 前人撰

環翠堂原刊本（長洲吳梅藏）——通縣王氏影鈔本

三祝記一本 前人撰

環翠堂原刊本（通縣王氏藏）

種玉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梅花墅評本（長洲吳梅藏） 明刊本（國學圖書館藏）

彩舟記一本

明陳所聞撰 環翠堂原刊本

旗亭記一本

明鄭之文撰

明萬曆癸卯繼志齋刊本四十齣十二圖有湯玉茗序（鄭振鐸、朱邊先、王孝慈藏）

鸞鏡記一本 明葉憲祖撰

六十種曲本

金鎖記一本 前人撰

清康熙鈔本二卷三十四齣（北平傅惜華藏） 清乾隆鈔本（安陸陳墨香藏） 舊鈔本二卷三十三齣（周越然藏、北平圖書館藏、殘鈔本存上卷） 舊鈔本二卷三十四齣（懷寧曹氏藏、今歸中國戲曲音樂院）

量江記一本 明余翹撰

馮夢龍重訂本——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酒家傭一本 明陸弼撰

馮夢龍重訂本——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精忠旗一本 明李梅實撰

馮夢龍重訂本——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清乾隆吳平署朱

絲關寫本——殘存上卷第一齣至第八齣（北平圖書館藏）

劇學月刊、五卷 第六期 現存雜劇傳奇板本記

夢麟記一本 明史槃撰

馮夢龍重訂本——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瀟雪堂一本 明梅孝己撰

馮夢龍重訂本——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蒸文館原刊本（長樂鄭振鐸藏）

西樓楚江情一本

明袁白賓撰

馮夢龍重訂本——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雙雄記一本 明馮夢龍撰

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萬事足一本 前人撰

墨憨齋新曲十種合刊本 清同治十三年敬善堂曹氏鈔本（懷寧曹氏藏）

玉環記一本

明楊勝新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慎餘堂刊本二卷——題石點頭玉簫女再世玉環錄（北平圖書館藏）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藏）又一本作二卷（國學圖書館藏）

金蓮記一本 明陳汝元撰

六十種曲本 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陳氏函三館自刊本——十行行二十字 秣陵馬志廷刻有精圖四頁（蕭山朱觀卿藏）

蕉鹿夢一段（四夢記之一） 明車任遠撰

盛明雜劇本

雙珠記一本 明沈鯨撰

六十種曲本 日本藏刊本——題新刻神異雙珠傳（見船舶書目） 內鈔本二卷四十六齣（孔德圖書館藏） 清康熙五十

九年盛端卿鈔本二卷四十齣（懷寧曹氏藏）

紋綺記一本 前人撰

舊鈔本（梅氏綴玉軒藏） 清初鈔本（懷寧曹氏藏，今歸中國戲曲音樂院） 清順治七年鈔本二卷三十齣（北平傅惜華藏）

四喜記一本 明謝謙撰

六十種曲本

玉簪記一本 明高濂撰

六十種曲本 文林閣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廣慶堂刊本

繼志齋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世德堂刊本（日本長澤氏藏）

明萬曆間白棉紙印本——各三會貞文菴玉簪記疑為原刊本

陳眉公評本——即六合同春本 李卓吾評本（南洋中學藏）

凌濛初改訂本——易名喬合衫襟記 一笠庵評寧致堂刊本（

即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謂傳奇四十種本） 清乾隆十年鈔本

二卷二十九齣（懷寧曹氏藏）

節孝記一本 前人撰

世德堂刊本（長樂鄭振鐸藏）

玉如意殘本二折 明程文修撰

明刊胡文煥編羣音類選本——選二十一、二十二兩折

驚鴻記一本 明吳世美撰

文林閣刊本 世德堂刊本（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藏）

八義記一本 明徐元撰

六十種曲本 舊鈔本（北平圖書館藏） 聽雨樓查有坊藏鈔

本不分卷（國學圖書館藏）

合紗記（一名白紗記）殘本一折 明史槃撰

明刊冲和居士輯怡春錦曲本——選投紗一折

題紅記（一作紅葉記）殘本 明祝長生撰

萬錦清音本——選弋陽調四喜四憂一折又另選韓許宮怨一折

題紅記一本 明王驥德撰

繼志齋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春蕪記一本 明王鏐撰

六十種曲本

綵樓記一本 前人撰

富春堂刊本 清內府鈔本

呂蒙正鉢攜記一本 前人撰

富春堂刊本（長洲吳梅藏） 日本藏刊本（見船載書目）

怡春錦本——選別試榮會二折

尋親記一本 明范受益撰（據楊守敬書目 方來館合選古今傳

奇作蕭爽齋編）

六十種曲本 富春堂刊本四卷——題王鏐重訂（北平圖書館

北京大學藏） 清世德堂衛氏鈔本二卷二十八齣并注身段工

尺板眼（懷寧曹氏藏，今歸中國戲曲音樂院）

鵲釘記一本 明史槃撰

清初林玉森鈔本二卷三十三齣（懷寧曹氏藏，今歸中國戲曲音

樂院）

犀珮記一本 明胡文煥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鐫點校符世業犀珮記（見船載書目）

餘慶記殘本九折 前人撰

羣音類選本——選九折

玉釵記一本 明陸江樓撰——（記李元璧事）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玉釵記一本 明心一山人（即陸江樓）撰——（記何文秀王瓊

珍事）

富春堂刊本四卷（上海涵芬樓藏）

玉釵記殘本五折 明朱從龍撰——（記丘若山事）

羣音類選本——選五折。

合璧記一本 明王恒撰

日本藏明刊本——題皇明解學士合璧記有屠隆序（見船舶載書目）

玉鏡臺一本 明朱鼎撰

六十種曲本。

金魚記一本 明吳鵬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編韓柳義俠金魚記（見船舶載書目）

焚香記 明王玉峯撰

六十種曲本 李卓吾評本二卷四十齣（孔德圖書館） 玉茗堂評刻本。

叙劍記一本 前人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曲錄題月榭主人

即玉峯別號）

日本藏刊本——題史碧桃叙劍記（見船舶載書目） 清康熙鈔

本二卷三十齣（北平傅惜華藏） 清康熙盛端卿鈔本二卷二

十六齣（懷寧曹氏藏） 清觀心室鈔本二卷附注板眼（懷寧

曹氏藏）

龍膏記一本 明楊珽撰

六十種曲本 飛影閣石印本。

橘浦記一本 明許自昌撰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本——題勾吳梅花墅編——即許自昌（日

本藏，國學圖書館亦藏一本）——日本影印本。

水滸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梅花墅原刻本 清康熙四十五年永睦堂龔氏鈔

本（懷寧曹氏藏）

靈犀珮一本 前人撰

明天啓四年鈔本二卷三十二齣（北平傅惜華藏）

玉丸記一本 明朱翊撰

日本藏翁文源校刻本——題新編奇遇玉丸記武林翁文源校梓（見船舶載書目）

玉鐺記一本 明李玉田撰

日本藏刊本——題刻王順卿麗情玉鐺記（見船舶載書目）

玉杵記一本 明楊之炯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鐫裴航玉杵記（見船舶載書目）

覓蓮記一本 明鄒逢時撰

刊本 飛丸記一本 明張景濂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曲錄作景嚴

六十種曲本。

號濼濱）

狐裘記一本 明謝天祐（一作天瑞）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編孟嘗君狐裘記（見船舶載書目）

運甓記一本 明吾邱瑞撰（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劍丹記（一名八黑）一本 前人撰

魏仲雪評本 明廣慶堂刻本。

香囊記一本 明金懷玉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撰五倫全備江狀元香囊記（見船舶載書目）

寶簪記一本 前人撰

日本藏刊本——題於越懷玉叟著（見船舶載書目）

望雲記一本 前人撰

文林閣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妙相記（俗稱齋寶目蓮）一本 前人撰

富春堂刊本

繡被記一本 前人撰

日本藏刊本——題王純忠孝節義陰德繡被記（見船載書目）

怡春錦本——選鴛鴦被繡被一折，疑卽此曲。

崔護記殘本五折 前人撰

羣音類選本——選五折

西湖記一本 前人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鑄秦翰林西湖記（見船載書目）（長樂鄭振鐸藏）

紅梨記一本 明徐復祚撰

六十種曲本 洛誦生原刻本 明萬曆間刻本 閔刻朱墨本四

卷 巾箱本 武進陶氏新影印本 快活庵評本 清康熙盛端

卿案仙鈔本（懷寧曹氏藏）

宵光劍一本 前人撰

舊鈔本（許守白藏）

投梭記一本 前人撰曲錄入無名氏，據村老委談花當閣叢談定爲

徐復祚撰

六十種曲本

紅情言一本 明王翊撰

明崇禎間刊本（鄞李氏藏）

息宰河一本 明沈季中撰

且居刊本（長洲吳梅藏）

幻春園（吳騷合編作縮春園）一本 前人撰

且居刊本 譚友夏鍾伯敬批評蟬齋刊本二卷四十四齣（北

平圖書館朱邊先藏）——通縣王氏影鈔本。

宰茂記一本 前人撰

且居刊本

弄珠樓一本 明王昇撰

明武林凝瑞堂刊本（鄞李氏藏）

靈犀珮殘本二折 前人撰

怡春錦本——選情鍾密訂二折。

元宵鬧（一名玉麒麟）一本 明李素甫撰一作朱佐朝撰

舊鈔本（懷寧曹氏藏，今歸中國戲曲音樂院） 舊鈔本（梅氏

綴玉軒藏） 舊鈔本二卷二十七齣（北平傅惜華藏）

雙螭壁一本 明鄒玉卿撰

舊鈔本（北平圖書館海鹽朱邊先藏）

青虹嘯一本 前人撰

舊鈔本二卷三十齣（北平程氏玉霜鑒藏） 原本作青缸嘯

「青缸」一劍名。原作「青缸」「缸」字乃「虹」字之誤。

醉鄉記一本 明孫仁儒撰

明崇禎庚午（三年）晴空居士王克家序白雲齋刊本（長樂鄭

振鐸藏）

東郭記一本 前人撰

六十種曲本 白雲齋刊本——版心有遠羽亭字樣（通縣王氏

舊藏，後歸鄞馬氏，今歸北京大學） 遠羽亭重刻本——殘存二

卷二十二齣（北平圖書館藏） 清道光二十六年蓬觀樓刊本

三卷（吳縣潘氏藏）

崖山烈一本 明朱九經撰

清康熙二年起貞鈔本二十九折（懷寧曹氏舊藏，今歸上海涵芬

樓） 舊鈔本二卷三十齣（北平圖書館藏）

錦西席（一作緜西席）一本 明周公魯撰

明崇禎刻本——題識謂堂第一種翻西廂二卷（北平圖書館藏）

歌風記殘本一折 明庾庚（一作唐庚）撰

怡春錦本——選困羽一折。

躍鯉記一本 明陳龍齋撰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藏） 萬錦清音選本

——選弋陽調蘆林相會一折（與富春堂本不同） 舊鈔本附

注工尺板眼及身段（懷寧曹氏藏）

雙金榜一本 明阮大鍼撰

明石巢園原刊本 武進董氏摹印本 詠懷堂刊本。

牟尼合（一名牟尼珠）一本 前人撰

石巢園原刊本 武進董氏摹印本 遙集堂白棉紙精印本

春燈謎（即十錯認）一本 前人撰

石巢園原刊本 武進董氏摹印本 玉夏齋綉像傳奇十種本

詠懷堂刊本 清康熙四十年張深仙鈔本二卷三十六折有批注

塗改與通行本稍異（懷寧曹氏藏）

燕子箋一本 前人撰

石巢園原刊本 武進董氏摹印本 詠懷堂刊本 懷遠堂刊本

雪韻堂刊本 清同治刻本 清沈廷芳椒園朱墨批本（就原刊

本手批，北平傅惜華藏）

以上四本，總名石巢傳奇四種

琴心記一本 明孫柚撰

六十種曲本二卷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藏）

漢劉秀雲臺記一本 明薄俊卿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鐫劉文叔雲臺記二卷江右散人薄俊卿編

（見船舶書目） 傳奇十種本——金陵唐氏文林閣刊上下二

卷四十四齣合葉圖，無編者，無標目（北平圖書館、海鹽朱邊先藏）

目蓮救母一本一百折 明鄭之珍撰

明萬曆壬午（十年）高石山房原刊本——題新編目蓮救母勸

善戲文，黃錠刻圖（謝振鐸、周越然藏） 富春堂刊本——上册

二卷中冊二卷下冊四卷（北平圖書館藏） 清同治間翻刻富

春堂本 上海馬啓新書局石印本。

分金記一本 明葉良表撰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各藏一本，均無祝世祿

序，鄭李氏藏一本，有祝世祿及萬舉二序。）

鴛鴦塚嬌紅記一本 明孟稱舜撰

明崇禎刻本二卷（北平圖書館藏）

鸚鵡墓貞文記一本 前人撰

舊鈔本二卷三十五齣（北平圖書館藏）

二晉記一本 前人撰

明刊本——北平圖書館影鈔明本。

桃花記殘本一折 前人撰

萬錦清音選本——選午夜登樓一折。

三關記一本 明施鳳來撰

日本藏刊本——題楊氏三關記上下虎林會元施鳳來編集（見

船舶書目） 萬錦清音選本——選弋陽調焦贊祭主一折。

呂真人黃梁夢境記一本 明蘇漢英撰

繼志齋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雙鳳齋鳴記一本 明陸華甫撰

文林閣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孟日紅葵花記一本 明紀振倫——即秦淮墨客——撰

廣慶堂刊本（長洲吳梅藏） 日本藏明刊本——題錢唐高一

帶訂正（見船舶書目）

折桂記一本 明秦淮墨客——紀振倫撰

日本藏刊本——題鼎京本圖像音釋點板梁灝折桂記上下（見船載書目）舊鈔本二卷三十一齣（北平傅惜華藏）

畫中人一本 明吳炳撰

精刊本有圖十六面（吳興周越然藏）兩衡堂刊本 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本——民國十七年商務印書館排印

療妬羹一本 前人撰

原刊有圖本（北京大學藏）兩衡堂刊本 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本

西園記一本 前人撰

兩衡堂刊本 暖紅室刊本 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本

情郵記一本 前人撰

明繁花齋刊本有圖（北平圖書館鄧李氏藏）清初青蘿堂屋重刻本二卷四十三齣（北平圖書館藏）奢摩他室曲叢二集本

綠牡丹一本 前人撰一作明高程溫育仁撰

兩衡堂刊本 舊鈔本（懷寧曹氏舊藏今歸上海涵芬樓）奢

摩他室曲叢二集本

天馬媒一本 明劉方晉充撰

暖紅室覆刻本

二奇緣一本 明許恆撰

筆末齋刊本（鄧李氏藏）

全德記一本 明王穉登撰

明萬曆年金陵唐氏廣慶堂刊本（長洲吳梅藏）清內府鈔本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國學圖書館藏）

鴛鴦緣一本 明路迪撰

原刻本（武進陶氏藏）——陶氏新影印本 明刊本（通縣王

氏藏）

風流院曲錄作風流院本一本 明朱京藩撰（曲錄作清朱京樊）

明萬曆刊本（長洲吳梅藏）

遍地錦一本 明姚子翼撰

清康熙鈔本二卷二十二齣（北平傅惜華藏）舊鈔本（許守

白藏）

花鏡賺一本 明范文若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題名玉鏡臺 麗句亭評點本 烏

衣巷本（以上均北平圖書館藏）李漁芥子園三種合刊本後

附北曲譜十二卷（北曲譜即覆印正音譜也）鈔本（北平圖書

館藏）

鴛鴦棒一本 前人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 芥子園三種合刊本鈔本（北平圖書

館藏）

夢花酣一本 前人撰

明崇禎刊本 芥子園三種合刊本（北平圖書館藏）精刻本

（海鹽朱邊先藏）

荷花蕩一本 明馬倌人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題斐堂戲墨蓮盟

磨忠記一本 明口蘭甫撰一作嘉興范世彥撰

明崇禎刊本二卷（北平圖書館藏）傳真社影印明刊本

百寶箱一本 明許彥深撰

清光緒甲午影印本二卷三十二齣（北平圖書館藏）

鸚鵡夢一本 明趙開夏撰

刊本（長樂鄭振鐸藏）

鳳求凰一本 明澹慧居士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

千祥記一本 明無心子撰（見姚燮今樂攷證）

清康熙王質鈔本二卷三十齣（北平傅惜華藏）

金雀記一本 前人撰 一作湘鄉夢花生作（見六十種曲撰人考）

六十種曲本。

雙紅記一本 明更生氏撰（見千古麗情曲目）

文林閣刊本（長沙葉德輝舊藏，今歸北平圖書館）

文章用一本 明固無居士撰

傳刻本。

喜逢春一本 明清嘯生撰

玉夏齋繡像傳奇十種本 記魏客亂政事，間有「奴酋」字樣，故列入禁書。

列入禁書。

金鈿盒一本 明無隱居士撰

白雪齋五種本。

明月環 詩賦盟 靈犀錦 鬱輪袍 四種明西湖居士撰

白雪齋五種本。

十二度韓門子（一曰藍關）四卷 明紫薇山主人雲霞子輯

日本藏刊本——題新鐫龍項釋義說唱十二度韓門子四卷（見船載書目）

船載書目）

金環池一本 明吳門柘山人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鐫忠孝節義海忠介公金環池上下（見船載書目）

載書目）

東窗記一本 明青霞撰

日本藏刊本——題新編神全該雷岳電報仇武穆陰報東窗記上

下見船載書目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麒麟記一本 明寰宇顯聖公撰

明刊本——題新編孔夫子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二卷（北平圖書館藏） 劉素明繪圖本（鄧季氏藏）

四美記一本 明無名氏撰

傳奇十種本（葉德輝舊藏，今歸北平圖書館） 文林閣刊本二

卷（北平圖書館藏）

觀音魚籃記一本

傳奇十種本（北平圖書館藏）

高文舉珍珠記一本

傳奇十種本 文林閣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袁文正還魂記一本

文林閣刊傳奇十種本一卷（北平圖書館藏） 日本藏姑蘇刊

本——題新刊校正高文舉還魂記上下姑蘇刊刻（見船載書目）

牧羊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 清乾隆間昇平署鈔本存下卷第十六齣至第二十

六齣（北平圖書館藏） 清乾隆三年鈔本二卷二十五齣（北

平傅惜華藏） 清朱瑞占鈔本（懷寧曹氏藏）

孤兒記一本

明秣陵陳氏刊本（通縣王氏藏）

赤松記一本

明金陵唐氏刊本（北平圖書館海鹽朱邊先藏）——新刻全像

點板張子房赤松記金陵唐氏藏板四十一齣「開場——登仙」

有標葉同雲靈記有合葉圖。

綈袍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四卷 文林閣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簾籠記一本

明刻本二卷——題唐韋狀元自製簾籠記（北平圖書館藏）

異夢記一本

明玉茗堂評本 陳眉公評本二卷三十二齣有圖二十二(吳興

(周越然藏)

羅衫記(即白羅衫)一本

清內府鈔本二卷二十八齣下十齣疑不全(通縣王氏藏) 舊

鈔本首缺三齣計存六十二頁附注工尺板眼(懷寧曹氏藏今歸

中國戲曲音樂院)

吐絨記一本

舊鈔本二卷三十齣(懷寧曹氏舊藏今歸上海涵芬樓)

江流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

青樓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四卷(長洲吳梅藏)

黃孝子(一名節孝記)一本

明鈔本(北平程氏玉霜舊藏) 舊鈔本(中國戲曲音樂院藏)

甌江樓一本

舊鈔本

鸚鵡記一本二卷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金貂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藏)——首附元曲一

劇

白袍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北京大學北平圖書館藏)

昇仙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二卷(北京大學上海涵芬樓藏)

草廬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四卷(北京大學北平圖書館上海涵芬樓藏)

和戎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長洲吳梅藏)

香山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見雙忠標葉題第六套十種之末一種(北平圖

書館藏上海涵芬樓藏一本無羅懋登序)

青袍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見雙忠標葉題十種之七(北平圖書館藏)

古城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武進陶蘭泉北平圖書館藏) 文林閣刊本 清

內府鈔本

破窑記一本

富春堂刊本(北平圖書館藏)

八義雙丞記一本

明唐振吾刊本——題新刻出相點板八義雙丞記秦淮墨客校正

唐氏振吾刊行有插圖無圖占二面殘存第一至十八齣(長樂鄭

振鐸藏)

十義記一本

日本藏明刊本——題新刊韓朋十義記一卷明武夷景山樂天安

雲賓攷釋(見船舶書目) 明萬曆丙戌(十四年)冬月余氏

紹崖刊本白紙精印有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富春堂刊本

(北平圖書館藏)

幻奇緣一本

舊鈔本二卷(國學圖書館藏)

胭脂記一本

明刊本略如文林閣板式有圖（許守白馬隅齋藏，今歸北京大學）

箱環記一本

日本藏刊本——題完壁蘭相如箱環記（見船載書目）

龍象記一本

日本藏刊本——題新刊校正腔板龍象記大全上下（見船載書目）

雲箋記一本

日本藏刊本

——題新鑄雲箋記上下虎林藥房校（見船載書目）

登科記殘本一折

萬錦清音本——選金精試節一折。

繡鞋記殘本二折

萬錦清音本——選郭華買脂觀燈越約二折。

探桑記殘本二折

萬錦清音本——選桑園戲婦榮歸見母二折。

賣身記殘本一折

萬錦清音本——選槐陰分別一折。

錦蒲團一本二卷

舊鈔本（北平圖書館藏，北平程氏玉霜移藏）

醉太平一本二卷

王昭君與琵琶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傅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野客叢書卷十）

舊鈔本（北平圖書館藏）

金一定一本

舊鈔本不分卷（北平圖書館藏）

全福百順記一本

清乾隆懋德堂鈔本二卷二十三齣（北平傅惜華藏） 舊鈔本

（北平程氏玉霜移藏）

東吳記（即錦囊記）一本

清乾隆間百本張鈔本（北平傅惜華藏）

偷桃記一本

明刊本二卷（長樂鄭振鐸藏） 舊鈔本，存下卷（中國戲曲音樂院藏）

樂院藏）

混元盒一本

清內府白皮紙鈔本四卷六十九齣（安陸陳墨香藏）——上海

涵芬樓傳鈔本。孔德圖書館藏鈔本，題清張照等奉敕撰，共八十

五齣，三冊一函。鈔本不分卷（故宮博物院藏）

鉢中蓮一本

明萬曆鈔本不分卷共十六齣（北平程氏玉霜移藏）——中國

戲曲音樂院鉛印本（附訂劇學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後）

以上均明無名氏撰

拾墮歡

佟晶心

第二幕

時間：同日的下午六點鐘。

地點：郝綠石的編輯室。

佈景：一間屋子右方靠後有通到外面的門。

左方靠台有一套間的門。左方靠後斜放着一個寫字檯。上面有些文具。四圍有與寫字檯形式調合的椅子。這間辦公室有文書箱，有書架，忙亂而並不失嚴肅，簡單而不露貧窮，陰鬱而反爽快，腐化而偏激烈。主人郝綠石正坐在椅子上吸他的煙斗。口內的煙一圈一圈的往外轉。他瞎想他那將要編作的稿子。他很可以帶上一個有玳瑁邊的眼鏡。他很可以有一兩撇鬚鬚。他面色焦黃沒有什麼血色。他衣服像是簡樸而質料確頗名貴——（一個地道的假善人門啞然開，焦玉珊跳躍而入。）

郝綠石

你來了，我正在想你。

焦玉珊

我來了，我就知道你找我。

郝綠石

怎麼樣呢，你跟吳直範的事情不能這樣遲延下去不是？

焦玉珊

你打算怎麼樣呢，綠石我聽你的。

郝綠石

不！不！這是你自己的事，你應該自己

焦玉珊

打主意。

我的主意打定了。我想我們離了吧，自然吳直範是我的丈夫，可是還不如街坊好。

郝綠石

據我看還是別離。

焦玉珊

你不願意我們離嗎？

郝綠石

是的，拿我們的關係來論，你早就應該離，可是離婚你要成爲主動的，這話你覺得太理智了吧！

焦玉珊

什麼離婚太理智。離婚是情感上的事，你要拿理智的話來說那就全不對了。我並不覺得你怎麼理智。我只覺得你有點自私。

郝綠石

你已經都快四十啦，你還談感情，這真叫我難辦啦。

焦玉珊

那麼你不贊成我離婚嗎？爲什麼你

郝綠石

……
別談那個事，我們先解決離婚的問題。

焦玉珊

我決定跟我丈夫離婚了。好，離也由你，不離也由你。我不願意

郝綠石

露出一絲一毫我是在誘惑你。逼迫你。

焦玉珊

算了，你這冠冕堂皇的話，你已然誘惑夠了我。要不是有你，我怎麼能夠想起離婚來。

郝綠石

別着急，有話慢慢的說。

焦玉珊

我急，我急什麼？

郝綠石

那麼是我急吧，不用說了，我等着你就是了。

焦玉珊

你等着我什麼？

郝綠石

我拿結婚的事情等着你。這正如同一個空了的位子，這兒需要一個人補上去，你遲早來都好。

焦玉珊

那麼是你答應了我，你鼓勵我離開吳直範。

郝綠石

不，那不敢。不敢那麼說。你想他已然愛上了竺音煙的太太……

焦玉珊

可是你這話正像叫我離婚。是這個含而不露的意思吧！

郝綠石

你說的話很對。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含而不露的社會。如果你能夠把這一切一切的意思都明白了，你才不愧爲中國人。你才能作官，你才能作事，你才能發財，你才不叫人說你是傻瓜。你也就有無限的機會在前

逾……作我的妻子。

焦玉珊

那麼我決定了，因為你已然暗示了我。這種暗示比明說更有力量。（兩個人說話越來越近，近到郝綠石靠到焦玉珊的身上。）

郝綠石

可是現在我們已然由暗示到明說了。

竺老太太

（匆忙的闖入，兩個人驚了起來）他媽的，什麼東西……跟女人調情。我問問你，你怎麼給我兒子介紹的女人……跟了我們幾年生了兩個兒子，她還想偷人……為什麼你給我的兒介紹這樣兒的女人……到現在連我兒子的影兒都沒有了，不成我跟你要人……郝綠石你不給我人不成……我撞死在……你們這兒……

郝綠石

竺老太太有話慢慢的說，坐下來說。（竺老太太坐下）

竺老太太

慢慢的說，都快急死了，還慢慢的說，到好像我來找你搗麻煩。你瞧我的兒媳婦會同吳直範好起來了。這混帳小子跑到我們家去照像，坐着客廳裏不走，到好像屁股上墜了石頭。

郝綠石

請你原諒我，這就是吳直範太太。

竺老太太

呵！（向郝綠石）他已然結了婚。（向焦玉珊）呵！你就是他的女人。

郝綠石

是的，他已然結了婚。

焦玉珊

竺老太太

（向焦玉珊）我問你為什麼你不管着丈夫一點。（立起來用手指着她的臉）你打扮的這麼妖魔鬼怪樣兒，你會絆不着他的脚……要你給什麼，你那胭脂粉都白搽了。請你說話小心點，我就從不認識你。（向郝綠石）這簡直是一條瘋狗。

焦玉珊

我是瘋狗，你是母狗。我問你青天白日你一個人跑到這兒來作什麼。

竺老太太

你瞧你方才的浪樣子。

焦玉珊

這你管不着。我本來不認識你。

竺老太太

什麼你不認識我，我到叫你認識認識。我管不着你，我到要管教你。她媽的！

焦玉珊

我告訴你，你可別嘴臊。

竺老太太

對了你嘴香來着，找人聞你。你不是什麼好東西。好東西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叫人坐在你的身上。

郝綠石

得了，老太太也別說的太難聽了。不是嗎，您也得給我留點面子。

竺老太太

給你留面子，我兒的面子呢。活該，戴上綠帽子啦！

焦玉珊

郝綠石

吳太太你總比她明白，少說一句吧！

竺老太太

什麼，你說我糊塗。

焦玉珊

那是你糊塗！

竺老太太

得了，你先到套間裏面歇一歇（勉強着把焦玉珊推到左方靠台的門裏去）你別說了，行不行。（將門關上）好了，有話你該慢慢的說了。

郝綠石

我說什麼，我說。要不是你給竺音

竺老太太

煌介紹了汪蕙鮮，我怎麼能夠落到這步天地（拍手）如今兒子，兒媳婦，都沒有影兒了，我找誰去——我就跟你要人。為什麼你不給他介紹個好的。你給我找去，你給我找去。要不然我拿你當兒子。

郝綠石

我想起這件事太複雜了吧。不像您所說那麼簡單。為什麼竺音煌和汪蕙鮮都沒影兒了。

竺老太太

汪蕙鮮愛上了吳直範，跟他跑了。竺音煌一進就都沒影兒了。這你還問我，你是介紹人呀！

郝綠石

是的，我是介紹人，是的。可是我只管介紹，我並不能負什麼其他的責任。可是你使了我們的謝禮呢。

竺老太太

那是你本來要謝我，在我收謝禮的時候，我並不感覺到應該負什麼

郝綠石

時候，我並不感覺到應該負什麼

竺老太太

時候，我並不感覺到應該負什麼

郝綠石

時候，我並不感覺到應該負什麼

其他的責任。

竺老太太 那不成，你是介紹人，你就得負責任。

郝綠石 再說我這個介紹人是他們央告出來的。當初我不打算作。末了我推脫不開，我就作了。你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能負什麼責任嗎？

竺老太太 那不成，你們得打官司（立起來伸手揪着他的衣領）走，你們打官司去。

郝綠石 （兩人在一塊掙扎着）打官司就打官司去，我還怕這些。

竺老太太 我知道你不怕。（這時候門開了，吳直範由外面跑進來，竺老太太把手一鬆，直奔到吳直範面前）好哇，你來了，我正在找你，你也是來找我，不是。

吳直範 不，我不打算找你。

竺老太太 那你作什麼來了？

吳直範 我來找我的媳婦。

竺老太太 你這王八旦，你找你的媳婦，你這混帳東西，要不是你引誘我的兒媳婦，會有這許多亂子。真是現世報，你的媳婦原來也跟了別人，是不是你作錯了事。

吳直範 我沒有作什麼。我敢說我沒有什麼

錯，你放心吧。

竺老太太 你沒有錯，誰是有錯的。你不是在我們家的客廳裏親過她嗎？

吳直範 您說的是您兒媳婦嗎？可是這又算得什麼錯。難道我們不應該親一親嗎？假如我們彼此覺得愛了的時候，不能，不能。

吳直範 不能好，可是也親過了。就像給你照像一樣。那彷彿是朋友場中應酬上的一個禮物。

郝綠石 這比方到比方的很恰當。

竺老太太 洽當，胡說八道。

郝綠石 告訴你你來作什麼來啦。

吳直範 我跟你討論買賣來了。

郝綠石 是我那篇稿子。

吳直範 稿子，誰要你那稿子。我跟你討論焦玉珊的事情。

郝綠石 焦玉珊是。

吳直範 我不願意過問你們這些事情。

郝綠石 你不願意也得願意。甘脆說我打算同焦玉珊離婚，假如你打算娶他的話。

郝綠石 你這話太露骨了。我自居我是你們的朋友的地位，所以我勸告你不要離婚。

吳直範 什麼，你自居是我的朋友地位，可是你就是叫許多丈夫常常要掛念他妻子的好人。

郝綠石 那誰叫你是一個妻子應該懷疑的丈夫呢？

竺老太太 吳直範，你把那個門開開。（她指着那套間的門）看看你老婆在裏面作什麼。

吳直範 我的老婆會在那裏面！

竺老太太 就在那裏面。傻小子！

郝綠石 （吳直範忙走去要開門，郝綠石忙去攔着他）你沒有權利來開這個門。

吳直範 我非開這個門瞧一瞧不可。（兩個在爭奪門鈕）你出來，你給我出來。

（裏面把門推的力量太大，一下栽了出來。連吳直範和郝綠石也碰倒了。）

竺老太太 （狂笑）傻小子，你也瞧見了。（她匆匆的要走出去）

焦玉珊 討厭的東西，你們這倒是怎麼回事，這你還不明白。我們不約離婚的條件嗎？

吳直範 可是你有什麼理由向我提出離婚來呀！

焦玉珊 你一個人找他來作什麼？

吳直範

焦玉珊

來討論文學來啦。這並不犯什麼法律。這你就要離婚嗎？因為這個。

吳直範

對啦，我沒有什麼理由跟你離婚。

郝綠石

那麼你不離了，也正像我從先勸告你的一樣，我不是一個被許多丈夫要疑惑的好人。她也不是被許多丈夫要懷疑的妻子吧，根本你自己誤會太多了不是？

吳直範

什麼，我誤會是你誤會？

竺老太太

你不誤會……傻小子……我進來的時候……郝綠石還在你媳婦腿上坐着呢！

吳直範

噢……焦玉珊你給我真丟盡了人了。

焦玉珊

我給你丟人，你想想你跟竺太太的樣子。你把她帶到家裏來，瞧你們那親親密密的樣子。你還哄着我，叫我們三個在一塊玩兒。街坊都笑掉了牙了，你還說我給你丟人。你丟人！

竺老太太

你們都夠丟人的了。

吳直範

那麼這樣好說了。

焦玉珊

我也說的是呀，這樣好說。

郝綠石

你們打算怎麼樣說呢？

吳直範

這就用着你了。

竺老太太

對啦，郝綠石這就又用着你了。撮合人也在你……分開人也在你……

：我要知道你是人前一面，人後一面，我叫我兒子娶你介紹來的女朋友。

得了，老太太，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您先去您的。我包您有兒子，也有媳婦。

郝綠石

（往外走着）沒有兒子我回頭跟你拚命……這年頭兒……真成什麼世界！（下）

竺老太太

（向焦玉珊）行了，你先到套間裏面歇一歇。叫我們辦一點手續上的事。（把她送入套間她默許的走入。）

郝綠石

這一切你却明白了吧。（向吳直範）

你呢是很聰明的人。當然也不會爲這點小事傷心。你打算怎麼樣呢？事情已經到這步田地了，這全憑你了。

我可以對着老天爺菩薩，耶穌，我起誓，我是永遠立在被動地位上的老朋友。（拍他肩頭當吳直範垂着頭的時候）相信我，這句老實話。今天的事全憑你的主義。

（一手提着帽子一手捏着嘴唇）

我沒什麼主義，我想我最好將她帶走，殺了她。

很好，我很希望你這個決心。不過你想她能跟你回去嗎，你不覺得同

她結了婚以後，你被她束縛了許多嗎？我問你，這句話會叫你很傷心，而且竺太太那樣可愛的人你怎麼辦呢？

吳直範

是的，我是愛了竺太太。我對不起我的玉珊。所以她才來找你，這真是我個人最大的錯誤。你是我的仇敵，可是我祝你的成功。在另一方面，我感謝你的安慰。是的，你誠懇的要我拿主義好，她是你的了。（垂頭往外走出）

請回來。

還有什麼話麼？

我們應該有一點法律上的證據。算了，我們要引用法律的時候是什麼已經都晚了。（垂頭走出）

（大笑）這不能算晚吧。（回頭來推開套間的門說）玉珊你看，你看他要帶你回去。（大笑）

郝綠石

吳直範

郝綠石

吳直範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郝綠石

怎麼啦……你們有什麼事情嗎？沒有。綠石我問你，假如我的媳婦要

跟他的情人走了的話，你說我是追回來的好，還是不追回來的好，要不然還是把他們都殺了。

郝綠石

這個你叫我給你拿主義嗎？

竺音煌

是的，正是爲這件事來請教你。

郝綠石

關於婚姻的事或者說就是一切其他的事情吧，我祇立在一一個被動的地位，我沒有主見。你要打算怎麼辦，並且有的時候我能幫助你來辦。

竺音煌

我打算還要她。

郝綠石

那麼我幫助你把她找回來。

竺音煌

我打算不要她。

郝綠石

那麼你可以登報聲明。

竺音煌

你全由着我。

郝綠石

是的，我從來不給任何人出主義，除非他自己已然下了什麼決心。

竺音煌

那麼我自拿你當朋友啦。

郝綠石

誰跟你是朋友。

竺音煌

呵！

郝綠石

你奇怪這句話是不是。你想你跟林小姐的事誰不知道，你妻子跟吳直範的事誰不知道。你還跟我要什麼主義。

竺音煌

那麼你同焦玉珊的事誰又不知道？

郝綠石

我的事你就少管了。我沒找你去要主義去不是來，我問你作什麼來啦，找你領教來啦。

竺音煌

你簡直來揭我的短處來啦。

郝綠石

不要緊。有話們好好的說。

竺音煌

你要和氣着點。我們還可以談一談。據我想你現在是有決斷的時候了。

郝綠石

你說我是應該去自殺嗎？

竺音煌

不！

郝綠石

你說我是應該去捉姦嗎？

竺音煌

不！

郝綠石

那麼你說我應該去和吳直範決鬥嗎？

竺音煌

也不！

郝綠石

那麼你說我還是拋了家到山上當和尚去！

竺音煌

更不！

郝綠石

那麼我應該怎麼樣？

竺音煌

你應該選擇一條更妥當的路。

郝綠石

丟開汪蕙鮮？

竺音煌

這個我也不敢說。

郝綠石

那麼是你贊成這句話。

竺音煌

我沒有。（這時外面一陣爭吵聲。互相攻打聲，不久林蓀和汪蕙鮮互相揪着頭髮進來。竺老太太一手也揪着吳直範）

郝綠石

我沒有（這時外面一陣爭吵聲。互相揪着頭髮進來。竺老太太一手也揪着吳直範）

林蓀

看今天你還往那裏跑。

汪蕙鮮

你是什麼人，你管得着別人家的

事。

竺老太太

你原來把我的兒媳婦藏起來了，

吳直範

今天非說個明白不可。

林蓀

看你今天往那裏跑。

汪蕙鮮

我不跑。

郝綠石

怎麼回事？

竺音煌

鬆開手，我們現在正正經經辦事吧。

汪蕙鮮

好啦，我們正正經經辦事吧。

竺音煌

你打算怎麼樣呢？

汪蕙鮮

全聽你的……事到這步田地了……

我

我還說什麼。

林蓀

本來嗎——你還有什麼可說的。當初還說我跟你丈夫不好。俗們走的

正行的，怕什麼。你自己弄的不好，

你怪什麼旁人。

吳直範

你也不要得了理來撇乾淨。要不是

你引誘了老竺她會跟我好呢，我告

訴你這是真話。

竺老太太

你們都夠受的了……在我的老

眼來看還是我的乾女兒稍好一點。

就是你的乾女兒好——就是你的

乾女兒好。要不是她天天帶給你一

塊糖吃，她也會好。

塊糖吃，她也會好。

塊糖吃，她也會好。

竺老太太 到這時候了你還不留點好兒：

：你（用手指着她）

竺音煌 媽，我們不用說什麼閑話了，辦正經的事吧。

吳直範 你打算怎麼樣呢？

竺音煌 這不干你什麼事。

竺老太太 還不干他什麼事嗎？糊塗……糊塗東西。

塗東西。

竺音煌 媽，他救了我。

竺老太太 他救了你，他送了你一頂綠帽子戴。

林 禱 乾媽，他也戴了綠帽子啦。

郝綠石 這真是冤冤相報。（大笑來回走着說）很好今天我們這麼辦。我們把這間屋子看作是一個公斷處。叫我來作一個審判官。你們好像是訴訟的人。叫俗們大家在朋友場中用法律的手續，把他弄清楚了。你們要贊成我的提議呢，我們就這樣辦。不贊成呢，我奉送諸位兩個字請出。你們看怎麼樣。我這不是說的玩話。今天有什麼事俗們也白紙落黑字。跟訂立一種契約一樣。（向吳直範）不是俗們的事也應該這麼辦一下才能夠可靠不是。

吳直範 （握緊了拳頭）我贊成……我贊成……我贊成……

成。

林 禱 我也贊成。

竺音煌 我更贊成。

竺老太太 我不贊成……他是什麼東西——

——郝綠石……你是不是幫助這小子……騙我的兒媳婦……青天白日俗們將來有地方說理去。

汪蕙鮮 我不贊成。你是要大家看我一個人的笑話。

郝綠石 你不贊成不成。我們要從多數。現在是四對二。講人數超過你們一倍。

汪蕙鮮 你以為人數多理由就正當嗎？

竺老太太 反正……我有我的老主義……聽你們這套新名詞。

郝綠石 （向汪蕙鮮）現在這一個場面是很公開的。理由自然不在人數不是。事情總得要解決。現在你左邊是老竺，你右邊是老吳，你能夠同時愛候他們兩個人嗎，他們能夠同時愛你一個人嗎，要是全不能的話，你好好壞暫且聽我的話。

竺老太太 是呀……你一個人能夠伺候……他們兩個人嗎，能嗎？他們兩個人能夠同時愛你一個人嗎，能嗎？我贊成郝綠石的辦法……綠石是有辦法……我贊成。

郝綠石

竺太太你這不言語我知道，你已然承認。我再說一句挑戰的話，你已然屈服。我知道你根本沒有主義。竺太太……不用忙，你竺太太的牌號五分鐘以內就可以撤掉了。（他道貌岸然的走入辦公棹以內，顯出很大的威嚴。）竺老太太你請坐。林禱小姐你請坐。你們二位可以安安靜靜的坐特別包廂，在那裏聽一齣好戲。

竺太太竺先生吳先生，你們三位今天應該算一筆清楚帳了。你們要打官司嗎，在我這個地方不行。你們要能夠有什麼和解的方式呢，那麼小弟倒可以幫許多忙。

我沒有什麼成見。怎麼都好。等一等，這裏還有一個人應該參加俗們的團體才算數。（他過去把套間的門開了，焦玉珊由裏面走出。）呵！你也在這裏。

大家 是的我也在這裏。

焦玉珊 來坐在我的旁邊。看我安排這些人的事情。

郝綠石 哼！事情越鬧越奇怪了。

竺音煌 這才是一段最平常的事，不過我們碰的都太巧了就是了。

吳直範 我真不知道現在應該怎麼樣才

汪蕙鮮

我贊成……我贊成……我贊成……

我贊成……我贊成……我贊成……

我贊成……我贊成……我贊成……

我贊成……我贊成……我贊成……

好。

郝綠石 不用忙，我們這一場戲很快就完了。在這間屋子裏面現在你們承認我的地位是不是？

大家

承認。

郝綠石 承認就好了。那麼由我來說，現在我們這裏面誰應該拿最大的主義呢？

竺音煌

是呀，一定得有一個。那麼你呢？

郝綠石

不成。我們這裏適應拿最大主義的

是吳直範。

吳直範

怎麼我應該拿最大的主義？

郝綠石

汪蕙鮮是有夫之婦，是你的情人。

吳直範

是的。

郝綠石

那麼她的丈夫已然知道你們的事

情了，可是你又有妻子，因為你常到外面走一走，所以你的妻子覺得苦悶，因此不得不找我來解悶。在友誼上我覺得我很對得起你。自然我也不求你什麼意外的感謝。於是乎你的妻子就願意嫁我。起始來厭惡你。

在這一號買賣上你總明白這筆帳吧。所以現在一切的關鍵全在乎你。

你願意竺音煌作什麼就是我願意你作什麼。不是老竺有林小姐嗎？她們事完了可以同老太太一同回去。

蕙鮮自然就成爲吳太太。那麼玉珊

呢便是郝綠石的夫人。你看如何？說

回來你們大家看來如何？我作事也不願意違背你們大家的意思。

汪蕙鮮

（竺音煌，吳直範二人低頭不語。若有無限傷心。舉坐都爲淒涼。汪蕙鮮

哭泣着）你現在是審判我哪嗎？

郝綠石

不，我是乘着上帝的意思，審我們大家。

林 楠

到這時候你還提上帝。

竺老太太

阿彌陀佛！

吳直範

那麼老竺的文學好，就請他起草一個離婚書。

竺音煌

我不能。

郝綠石

你打算離婚嗎？

竺音煌

我的文學好，是好，可不是爲起草離婚書用的。

郝綠石

那麼說到權利上的文章還得由我。

那麼叫我來立離婚字人吳直範，今因另有所歡，且同時本人原配焦玉珊亦別有所戀，今因商同各方情人同意，雙方訂立離婚證明書，各執一紙，自後男婚女嫁兩不相涉。（郝綠石一邊寫，一邊念，念完抬頭向吳直範）

這樣很簡單的一個字條你也贊成吧。（這時他又低下頭去寫了許多份。）

吳直範 這是一個離婚的合同。

汪蕙鮮 噢！商同各方情人，這句話免了吧。根本我不願意離婚。

竺老太太

（向竺音煌）什麼是離婚證明書？

竺音煌

離婚證明書就是休書。

竺老太太

這是休書？

郝綠石

是的。

竺老太太

再加上每月利息三分，這到像一張借錢的字據。（向汪蕙鮮）你願意接那休書嗎？在我們家裏七八年

且你那兒子昨天找了你我一晚。

汪蕙鮮

（哭起來）我沒有法子。

竺老太太

你不會離開吳直範嗎？

汪蕙鮮

郝先生我回家去好不好？

郝綠石

你說的是誰家？

汪蕙鮮

我說的是我的老家。

郝綠石

對呀，你還可以回你的老家去呀。

吳直範

那不成，你要回老家去那麼我呢，雞也飛了，蛋也打了。

汪蕙鮮

（哭泣）這可怎麼好呢？

吳直範

你簽字吧！

汪蕙鮮

我不能簽……我的丈夫……我的

孩子……我的家……呵……媽呀

……（嚎啕大哭）

吳直範 你不能簽字這事情辦不完呢。

郝綠石 那麼叫老竺先簽。

竺音煌 我也不會簽。這好像一個批貨的合

同字。一簽了我的人，馬上就沒有了。

像這樣貨物的合同我不敢簽。

林 蔭 我正希望你出脫這一塊貨……一

塊賤骨頭。

汪蕙鮮 到這時候你還不饒人嗎？

林 蔭 饒你，我們就不用成了。

郝綠石 （把棹子拍的很響）聽着，別亂說

話。吳先生你能不能很勇敢的先給

我簽一個字，給大家作一個榜樣。

吳直範 很勇敢的簽一個離婚上的字，給大

家作一個榜樣。（略一沉吟）這有

什麼難處。（他簽了一個字，雙手交

給焦玉珊）焦小姐請原諒我。在我

一落筆的時節你那吳太太的頭銜

馬上就取消了。（焦玉珊表示不高

興接的像子）

焦玉珊 我好意思接你這離婚書嗎？

吳直範 你接了去，到這個時候不用客氣

了。

郝綠石 我來吧。（他把他收起，又拿出一張

離婚書）何必作態呢，你也給他簽

一個字吧。

竺老太太 就是作態可又給誰瞧呢，給我們

大家瞧嗎？

焦玉珊 給你瞧……給你瞧（她也簽了一

個字在另外一張紙上）

竺老太太 我已經瞧夠了……我瞧見的比

這張字據還好看，還穩當。

焦玉珊 吳先生我也對不起你。

吳直範 那是我對不起你。

林 蔭 好客氣呀。

郝綠石 他們本來應該客氣呀。

焦玉珊 在我一落筆的時候我顯然是放

了你。

吳直範 這我萬分的感謝你。（接過離婚書

來。）

郝綠石 （站立起來）你們二位辦理的很

好。離婚本來是一齣悲劇然而被你們

二位演成一齣喜劇。總算有本事。

我來祝祝你們前途的快樂。（又坐

下向竺音煌）這該輪到你了。你也

應該釋放了，不要把冠冕堂皇的

事造作的委委屈屈的。

竺音煌 我並不覺得這件事怎麼冠冕堂皇。

汪蕙鮮 我祇覺得這是……十分委屈。

郝綠石 可是事情已經到這兒啦，不是每一

件事情都需要解決嗎？

林 蔭 你這人真是太痛快了。

竺老太太 本來嗎，太不……太不好意思的。

這你叫我兒子怎麼辦就拿我來說

吧，我瞧你（向林蔭）也好，我瞧她

（向汪蕙鮮）也好。不是我的兒子

也是那麼看嗎？（用拐杖打着地）

是的，叫我看着也是很難辦的。可是

事情遲早是要解決的。兩個中間總

得犧牲一個，總得犧牲一個。

竺老太太 那麼說明了得了，你要那一個吧，

兩個你要那一個吧？

郝綠石 （搖着頭在地下轉）我要那一個

呢。（末了把脚一蹙過去很絕決的

將離婚書上簽了一個字。）

郝綠石 那麼你呢？（向汪蕙鮮）

汪蕙鮮 （全體顫動着向着竺音煌表示哀

求的意思）你就真不要我了嗎？

竺音煌 （也半哭着）我不知道我怎麼還

能夠要你。

汪蕙鮮 這個字我不能簽。

郝綠石 那麼這樣說你還是愛着他呢？

汪蕙鮮 誰說不是呢？音煌（她很可憐的跑

到竺音煌面前跪下）你不能收留

我嗎？你不能原諒我嗎……我伺候

過了你的母親……我愛過你，並且

我仍然是愛着你……我替你生過

兒，養過女……難道你就這樣的狠

心叫我跟人走了嗎？在大庭廣眾之

中，你好歹給我一個面子。

竺老太太 給你一個面子，你給他的面子却丟盡了。

竺音煌 真是，正是因為在大庭廣眾之下，所以我不能給你一個面子。因為我總要顧着我的面子。

汪蕙鮮 你就因為面子的原故就不要我了嗎？

竺音煌 正是！

汪蕙鮮 天吶……面子……不想我們會叫面子給毀到這步田地。

林 椿 你簽字吧。

汪蕙鮮 這字我不能簽。（立起來很發怒的。）不能簽，不也是這麼一回事嗎？

郝綠石 簽吧，反正他不要你了，你不簽不也是這麼一回事嗎？

汪蕙鮮 （哭泣着）不簽，不也是這麼一回事。（慢慢顫震着走向棹前拿起筆來，忽然把筆一扔，兩手掩面大哭。）

這字我不能簽吶……

幕急落

第三幕

時間：夜間十點前後。

地點：北平八埠某地。

佈景：又十年過了。在大家離婚以後，漢口好像曾經經過了一次炮火。許多家庭都

發生了變故。許多人物似都已死亡或飄零。而汪蕙鮮已然流落北地為娼，更名爲嚴二姑娘，住在一間簡陋的房子裏。在佈置上，可以有衣櫃，床，打牌的棹子，椅子和其一切粗俗的東西。正在晚秋的時候，華燈初上，外面有北風裏刮着沙子打在窗上的聲音。室中雖然有燈光照明，但光綫頗不強健。一切一切都表現着頹廢與墮落。一切一切都在暗示死亡。在舞台前方，左右各有一門。後方近右亦有一門。中間預置帳子。可以將舞台分爲前後兩段。兩段之前，左方有大椅子，帽架，小沙發，桌子各一。幕開的時候，就是遊客張和遊客李坐在沙發上耍貧嘴。

遊客張

喜歡靠着冰桶。誰像你這冤大頭。冰桶，我可不願意靠。

遊客李

老張，我跟你說，我愛嚴二姑娘就是因為她冷的像冰一樣。天天熱擻火拉，跟外國男女一樣一見這麼一抱，（學外國人的擁抱的樣子）那有什麼意思。

遊客張

這不成。這不過癮吶！老張我勸你風雅一點。你知道她也會是大學校的學生，比你程度還高呢。

遊客李

我知道她是大學校的學生。你知道她是校花嗎？

遊客張

那我怎麼不知道。可是我要是你，我不來買這虛名。

遊客李

你糊塗。如今就是這買虛名的年頭兒。可是她可不廣有虛名，你知道她演過雷兩嗎？她還是個女演員呢。寫一筆好小說！

遊客張

你不要說嘴。見了實貨我才能還你真價錢。還有，你瞧着好吃，不到嘴裏也沒有用。

遊客李

（手裏拿着一碟果子，走入。她是一個漂亮的老媽子。）你們二位等得不耐煩了不是。

遊客張

我不耐煩受這些惡氣。

遊客李

那麼我就愛忍受這些惡氣了嗎？

遊客張

你看這清鍋子冷竈成什麼樣子。誰叫你央求我帶你來，我就不同你一樣。你老願意抱着一個爐子，我偏

遊客李 沒有什麼。

遊客張 那我麼不敢吶。(現出非常不穩當的樣子)

高媽 喝！你可不要這樣。這成什麼事體！

遊客張 你們還講什麼事體嗎？既要賣頭朝外。

高媽 可惜我並不是賣的。(作怒容，後面一陣叮嚀送客聲)

遊客李 (在中間調解)聽！賣的來了。(舞台後面的門開了，一個姑娘打扮的人出來。走起路來已然和前兩幕大變。不是家庭的主婦的樣子了。一切姑娘所有的矯揉造作的姿態，都弄出來了。遊客李過去將兩手伸出，歡迎的拉了她走出來。)你可出來了。叫我們等的眼藍。

遊客張 (大笑跳起來坐在椅子上。)我以為……原來真是一個活寶貝！

遊客李 你看我勸你放文雅一點。

遊客張 不，我有什麼野蠻的地方嗎？

遊客李 是的，你是很文雅，你的行爲一點不野蠻。

遊客張 校花小姐……女演員小姐……你貴姓。

汪蕙鮮 我姓嚴……您貴姓。(起始說似南方的北平話，她過去倒一杯茶，並紙

煙和瓜子)

遊客張 鄙姓張。

汪蕙鮮 呵——張先生……您多照應。

遊客李 你也問一問我呀，嚴二姑娘？

汪蕙鮮 你瞧挑眼啦。你……誰不知道你是十八子呀！

遊客張 到這兒來。(走過去把她的手一拉，顯然是要她坐到懷裏，但是快要成功的時候，她確很輕快奔開手跑了。)

汪蕙鮮 (怎麼着，不給面子，你知道既要賣，頭朝外。

別鬧……你說的話很對，可要看着是誰。

遊客張 你跟誰不可以。至多還不是十塊錢就都了事。

汪蕙鮮 呵，張先生你說這話真叫我下的來台。

遊客張 你先叫我下不來台嗎？

遊客李 得了，老張，你也不要太性急。嚴二姑娘向來是很客氣的。

汪蕙鮮 本來嗎，我才認識你。

遊客李 這不完了。你才認識他，不是鳥兒串窩也得要熟一熟嗎？

高媽 (走入)二小姐外邊有客請。

汪蕙鮮 對不住，你們先等一等。(出)

來了。這塊可用不着小姐的架子。

遊客李 老張我勸你不要替我得罪她。

遊客張 呵！你這人重色不重友……一個姑娘——又不是你的老婆。

遊客李 你要說這話俗們走吧！怎麼？

遊客張 你不懂世道人情。

遊客李 我怎麼會不懂世道人情。護着姑娘，你不够朋友，還說我不懂世道人情，這那說理去。

遊客李 你坐下聽我慢慢的說。

遊客張 好，我靠着冰激凌桶，聽你慢慢的說。這不用護着說。俗們兩個都不是什麼能夠作得青年模範的，書我們不念，跑這裏嫖窩子。油頭粉面，男不男，女不女，這就夠傷心的了。錢呢，雖然都是靠着一些祖業，花着也就夠丟人的了。這個我們也都不論。雖叫我們情願墮落，情願浪漫。不過人跟人不同。樹跟樹不同。你喜歡吃甜的就喜歡吃辣的。俗們不妨彼此隨和玩一場。拿玩姑娘來說吧，你喜歡好看的，年輕的，愛玩的。我喜歡醜的，老的，冷靜的。我來到這裏就欣賞的是頹廢的調調兒。你想她們一個姑娘，這房子是賃來的。她作買賣……我

要你注意這一「買賣」兩個字。她陪
着我們笑，她陪着我們鬧，就是因爲
她稍微少一點點錢。你認她本心願
意作這種勾當嗎？

汪蕙鮮

（探頭躡足入，猛然間說）對呀！我
們本意願意作這個勾當嗎？我們搽
了白白的粉，紅紅的胭脂，我們穿了
奇裝異服，我們吃厭了香煙瓜子，我
們心裏不樂，勉強要樂，心裏不舒服，
勉強要裝舒服。出來應酬客人，在十
二點鐘以後，我們更不用說——這
棹椅是賃來的。這衣服香水是賒來
的。我們一個杏核碰兩半只有一個
人。而且我們遭受許多意外的蹂躪。
我們還要給捐。你們一些都不體諒。
只求特別滿足你們的要求。一切旁
人的體面，人格，困苦，污辱，等一切
一切却不管。你們簡直是一羣殘忍
的兇鬼。你挑着什麼大學生的招牌，
提倡女權的口號，來這裏討便宜，你
叫我怎麼樣子待你。你說。

遊客張

（猛然間，立起來，大怒拍着棹子。）
怎麼着，你這娘們……呵……你這
娘們……罵我……呵……我非打
你不可……那兒搬來的這們大的
架子。

遊客李

得了，老張，你們到遊藝園去看碧雲
霞去好不好？（給他們兩個作揖）
你來……你來……我要怕我就
不罵你……你來——從一進這門
起，命早豁出去了。（遊客李仍然左
右作揖，台後大喊見客。高媽入）
怎麼啦，二小姐看看去。外面又有
客人來啦。（嚴二姑娘哭泣着走出
去。一陣見客的聲音。）張先生，瞧我
了。回頭叫她給你陪不是。

汪蕙鮮

（在台後說）高媽拉帳子。
對不起，先屈辱您二位。
什麼，今天泡了。屈辱！（氣的坐在沙
發上喘氣。）

高媽

得了，怎麼，走吧！（李過去去安慰張高
媽。此時已然將帳子拉起，把張，李遮
在帳子裏面了。）你們到遊藝園看
碧雲霞去吧！

汪蕙鮮

（竺音煌從左方靠舞台門走入。在
帳子外邊，面目已然老了許多。幾乎
認不出來是竺音煌了。用很長的鬍
子和面色可以表示出來，而且吃了
酒，穿着上將一類的制服，但是衣鞋
頗不整齊，走起路來很狼狽的。一進
門把帽子脫下來，掛在衣架上。隨後

遊客張

發上喘氣。）

遊客李

發上喘氣。）

遊客張

發上喘氣。）

竺音煌

發上喘氣。）

遊客張

發上喘氣。）

遊客李

發上喘氣。）

高媽

你今天的飯。

高媽

劉老爺（送過香煙）您稍等一等
我們姑娘就來。

高媽

你說的是嚴二姑娘。

高媽

是的。我說的是嚴二姑娘。

高媽

是的（學高媽說話）我說的是嚴
二姑娘。（他立起來走近到高媽的
身邊。很有要調戲她的樣子。）嚴二
姑娘……嚴二姑娘。

高媽

劉老爺，您看您，您也不是要幹什麼。
嚴二姑娘，一會就出來。（她半推半
就的）

竺音煌

有你就行了。還要嚴姑娘給什麼，
那麼說您是冲我來的。（她坐在椅
子上。）

竺音煌

這話一點不錯。（簡直靠上了她。）
（高媽應付的很得宜。命令他而不
嚴重，似端莊而並不正經。）你坐下
俗們有話慢慢的說。（他屈服的坐
在她的旁邊。）

高媽

你今天的飯。

竺音煌

在餡餅周。

高媽

公館離這兒近嗎，爲什麼一個人跑出來吃。

竺音煌

公館離這兒近極了，一拐彎就到。可惜我只是永遠得一個人吃飯。

高媽

那是爲什麼呢？

竺音煌

這話提起來可太長了。還不去嗎，在這裏吃冰激凌。

遊客張

稍等一等，她一進來，我們就走，好不好？

竺音煌

什麼人，在帳子裏面。你不用管，兩個流氓，你說你的。

高媽

這是一段很傷心的事。

竺音煌

「很傷心，」這三個字叫我笑話。你像我們這種生意要說傷心，那會有人來笑話你。那麼你也就是因爲傷心，所以你就找我們嚴二姑娘來了嗎？

高媽

對極了。可是有人會說我向來會交淺言深。

竺音煌

可是你知道我們嚴二姑娘也是傷心人嗎？

高媽

她也是一個很傷心的人！你們倆正是一對。

竺音煌

一對。

高媽

一對可憐蟲。

竺音煌

你瞧，你這的這迷湯真叫我從心眼裏覺着癢癢。

高媽

你瞧誰同你說笑話。俗們走吧。

遊客李

再坐一坐吧，走，作什麼，您瞧，您才來就生氣，這怨誰呢？

遊客張

走，俗們今天泡了，看誰鬧得過誰。我從十三歲跑起，就沒吃過這個虧。

汪蕙鮮

誰給您虧吃呢，我們敢得罪您。你要真說正經話，我可告訴你。

高媽

那麼您說吧。我告訴你，你可不準跟人說。

竺音煌

算啦，你不用說了。你要告訴我，我就不免跟人說。你要怕人說你就根本別告訴人。

高媽

你瞧你這勁兒，不告訴你，你要聽。告訴你，你又往外說，那麼我還是不說來吧，說吧。（顯出玩弄小孩的手段。）

竺音煌

我告訴誰去。誰有那麼大工夫找人宣傳你的事情去。

高媽

從先我有一個很好的家，有一個慈愛的母親，有一個可愛的妻子，有兩個小孩。誰知道妻子一下離婚了。

高媽

啜呀丟人。母親一氣歸西去了。那真活該。

竺音煌

那真活該。

高媽

那真活該。

竺音煌

孩子得了傳染病也完了。末了，就剩我一個人。你說傷心不傷心。在這樣的天氣裏，說回來，可是這是十年前的舊話了。

高媽

你這十年的事就這樣簡單嗎？爲什麼你妻子跟你離婚？

竺音煌

因爲我又有一個情人。那就對了。我就知道有原故嗎。

高媽

（從帳子邊中竄出來。）高媽，你去瞧一瞧去。

高媽

怎麼，這兩個小子還在鬧嗎？（高媽由帳中竄進去。）

汪蕙鮮

（照例應酬）慢待您了，您貴姓，我姓劉。

汪蕙鮮

劉老爺，您多照應。（很冷靜的坐在一旁）嚙，這口飯真不容易吃。

竺音煌

（調笑着）本來嗎，世界上那裏有好吃的飯。

汪蕙鮮

沒有法子，就是了。（掩面哭起來）怎麼哭了，可真奇怪。我來是瞧你樂的。別哭，別哭，來來來，俗們明天上街買個風箏去。（過去安慰她）不要緊，都有我呢，嚴二姑娘。

竺音煌

你不要管吧，這不干您的事。你說這話遠了，好漢管的是這些不干自己的事。（站立起來非常有氣）

汪蕙鮮

你不要管吧，這不干您的事。

竺音煌

你說這話遠了，好漢管的是這些不干自己的事。（站立起來非常有氣）

瞧着的，看那個王八小子敢出聲。一出聲不湊死他我不姓劉。（醉後的大笑）

遊客張 你聽見了沒有。有了扛叉的了。

遊客李 散了吧，叫一個窩姐兒低聲下氣也不體面。

遊客張 這門真登不得。你要尋開心，結果你會弄出氣來。瞧着的今天誰敢管。

竺音煌 他媽的，我敢管。

遊客張 你是那兒來的。

高 媽 （由帳子裏出來）得了，劉老爺這不干您的事。叫我們老二過去陪個不是就完了。（又由帳子裏出去）

遊客張 得了張老爺，您少說一句行不行。不行，我就沒聽說過。各人走個人的路，他管那門子閑事。

竺音煌 我生來就愛管這些閑事。好朋友滾出來，俗們幹兩下子。

遊客張 幹兩下子，就幹兩下子，誰還怕你不成。

高 媽 （跑出來）劉老爺你少說一句好不好。

遊客李 得了，俗們來玩，更犯不着打架。走吧，我不丟這臉。好小子過來。

竺音煌 我過你那裏去，還不錯呢。你過這邊來。

高 媽

（立在帳子中間，蹀躞着腳）得了，你們都少說一句吧。（嚴二姑娘此時竟嚎啕大哭）都瞧着二姑娘的面子啦。

遊客張

嘿，這句話你說的不地道。要不是爲瞧着二姑娘的面子，還打不起來呢。得了，夠受的了。

遊客李

你不用害怕。他反正不敢過來。他過來我不碎了他。

竺音煌

你這小子是不挨揍不舒服。（跑過去揪着帳子。高媽同他爭扎。忽然高媽一失手，帳子已然被揪開了。）你們誰是鬧脾氣的。過來，我認識認識。俗們不用再縮着。你以爲是拉洋車的打架呢，越打越遠。俗們是越打越近。

高 媽

劉老爺，張老爺你們可別打。你們這不是毀我們嗎。

竺音煌

你姓張是不是，好小子過來。（竺在台的左邊）

遊客張

你姓劉是不是，好小子過來。（張在台的右邊）

竺音煌

過來就過來。（兩個人一交手一轉身，遊客張已然倒在台的左邊。）

遊客張

你真打人嗎？不真打，還假打嗎？

遊客張

真打呵，真打。（拿起一把茶壺，竺音煌打去，但並沒有打着。）

竺音煌

你怎麼着，動東西嗎？這不算本事。怎麼不算本事，打你就得了嗎。（順手抄起一把椅子來，遊客李過去攔着。遊客張，高媽攔着竺音煌。但張竺二人依然努力掙扎。未了遊客張的椅子終於還是扔過來。）

遊客張

你這小子不夠朋友。好朋友你出來，俗們不用在屋子裏。（他往外走，高媽攔着他）你敢來不敢來。

竺音煌

（遊客張被遊客李拉着往外走，張也就此下台。）好小子，你等着。俗們回頭見好小子別走。

遊客張

別走就別走。你以爲我怕你嗎？怕你，我還不來揍你。這們年輕也出來叫橫。（走過來，安慰嚴二姑娘。）得了，這你也就不用哭了。他們走了。你還哭什麼。（坐在她的旁邊）我就喜歡人橫。看誰橫得過誰。

竺音煌

（一面收拾屋子的東西，一面嘆息。）這年頭兒，誰願意吃這口飯。要不是劉老爺，瞧不要鬧一個亂子。

高 媽

（半哭着）劉老爺……謝謝您……真對不起！

汪蕙鮮

得了，小姐洗一洗臉吧。（此時嚴二

高 媽

得了，小姐洗一洗臉吧。（此時嚴二

高 媽

得了，小姐洗一洗臉吧。（此時嚴二

姑娘已然止着哭泣。高媽端進水來。
（小姐洗一洗臉吧。劉老爺也就便
床上躺一躺。

叫我來等這小子。看他們有什麼法
兒。

劉老爺稍等一等（一霎時嚴二姑
娘已然裝飾妥當。）我就好。

竺音煌

不忙，我沒有事，你慢慢着來吧。真是
世間最美不過是水晶簾下看梳頭。
我這是水銀燈下看梳頭。（眯着眼
大笑，但並不看她。）

汪蕙鮮

劉老爺，你看我們吃這碗飯容易不
容易。（竺音煌很狂謾的坐在一把
椅子上往台下看。）

竺音煌

真不容易，時常要受人欺負。這我不
吹吧，今天要不是我你得有點麻煩。
真是的，要不是劉老爺今天真要有
點麻煩。劉老爺可別走。（她走下去）

高媽

我不走，我不走。預備他們又來。

汪蕙鮮

（此時嚴二姑娘已然修飾好了，從
旁面一看，竺音煌大驚起來。）呵！劉
老爺（竺音煌回頭一看，兩人注視
了一會。竺音煌也立起來。）

竺音煌

嚴二姑娘

劉老爺（兩人在驚異以後又復常
態。）

竺音煌

你好像我一個很熟的朋友。我聽你
的語聲稍不對，可是臉很熟！
別灌迷湯啦。

汪蕙鮮

真是的，我冤你作什麼。
我也瞧你很熟。我可聽你的語聲很
熟。

竺音煌

那也許不錯……咳……十年啦……
：是不是？

汪蕙鮮

十年啦……呵！
你不是蕙鮮嗎？你怎麼又成了嚴二
姑娘，故意說什麼南邊話。

汪蕙鮮

是的。我成了嚴二姑娘，跟你成了劉
老爺一樣。我們變的都太快了。
我們變的都太特別了。你從想不到
在這裏我能遇到了你吧！

竺音煌

我也從想不到能夠在這兒能夠再
遇到了你。

竺音煌

我真不知道我會能夠再保護你一
回，可說是事由天定。
這些事都是我們從來想不到的，這
才是一種人生。

汪蕙鮮

這才是人生上的一種特別情調。
你的林小姐呢？

竺音煌

不用提她了吧。
你知道，現在我已不嫉妒她，因為
我再沒有權力嫉妒她。

竺音煌

她也跟你一樣，在三年前甩手離開
我了。離了婚……

汪蕙鮮

那麼你現在的太太呢？
從那時起，我就從不敢親近那些時
髦摩登的小姐。我到像一隻驚弓之
鳥。

汪蕙鮮

那麼就開始你的嫖客生涯。母親呢？
你說是俗們的母親嗎？
是的，俗們的母親。

竺音煌

她在我們離婚以後就死了。隨着，我
們的兒子也都得了傳染病，一個家，
從此就算完了。我就像風浪中的浮
萍草一樣，東西流蕩。我們從先的
家，我們從先那兩個可愛的孩子（
不覺落下）

汪蕙鮮

這真想不到，咳！可憐的孩子……丟
了母親就得病死了。（哭）他們都
在我們意見之下犧牲了。

竺音煌

那真是我的大錯誤。可是要提起離
婚的話，那時從心裏我真不願意。可
是為顧全面子，我不得不那樣作。其
實我心中何嘗不後悔。我心中何嘗
時時忘掉了你。短了你就像身體丟
掉了什麼，再也不覺得快樂。那麼你
呢？

汪蕙鮮

我還用細說嗎？我本來不愛老吳。可

是林小姐逼得我無路可走。自從我離開了你，我也不感覺到快樂。現在的光景已然完全告訴了你。

竺音煌

你打算還這樣作下去嗎？

汪蕙鮮

不這樣作下去，怎麼樣呢？

竺音煌

你的將來呢？

汪蕙鮮

我的將來嗎？

竺音煌

你的光明的將來！

汪蕙鮮

（搖頭）我會不敢想這些事。我的過去已然成了一段黑暗。我的現在十分悲慘。我還敢盼望什麼將來。

竺音煌

我想我們的人生經驗都夠充足的了。我們還盼望些什麼呢？哎，天不早了，我打算走了。就此完了吧。

汪蕙鮮

你還要走嗎，這樣晚的天氣。

汪蕙鮮

你不叫我走嗎？（哭泣哀求着）我們不能重溫我

竺音煌

們的舊夢嗎？像從前在家裏一樣。重溫舊夢，這到叫我太難決定……

汪蕙鮮

重溫舊夢，除非海枯石爛……

竺音煌

（搖頭）不！

汪蕙鮮

你覺得我不再配陪你嗎？

竺音煌

不！

汪蕙鮮

在今生我們不可以再聚會一次嗎？

汪蕙鮮

叫我告訴你，我在這十年中間怎麼的想你嗎？老吳怎樣的虐待我嗎？

竺音煌

（感極而泣）對呀……至少我也

汪蕙鮮

應當聽一聽。你告訴我這十年中的

竺音煌

一切呀！雖然我們好像毫不相干。

汪蕙鮮

那麼你饒恕了我已往的一切吧。

竺音煌

我們應該彼此饒恕。

汪蕙鮮

從先我是太不對了，直當我是作了一次賊。

竺音煌

我的不對也不少，直當我是作了一次強盜。

汪蕙鮮

從此我們可以打典起精神再作人了，已往的一切却不用提了。

竺音煌

誰想到重拾墮歡的一幕戲叫我們

汪蕙鮮

倆演了。

竺音煌

也許有許多人都演過。

汪蕙鮮

那麼我今天暫且在這裏住一晚，

竺音煌

明天我們馬上離開這個地獄一般

汪蕙鮮

的地方，回到我們老家，去度我們摧

竺音煌

殘後了的餘生。

汪蕙鮮

不叫任何人再來攪擾我們。

竺音煌

你同意了嗎？

汪蕙鮮

那一定有趣極了。（非常歡欣的兩

汪蕙鮮

個擁抱在一起）那一定有趣極了。

竺音煌

（舞台上的燈光轉暗）

幕下

鐵面具

北齊蘭陵王長恭戴面具入陣，宋狄青上陣亦戴面具，然皆以銅製，至南宋畢再遇則以鐵製。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畢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於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駭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

祥麟現 破陣產子

淨旦起霸完唱

正工調

賺

青龍白虎在天罡左右朱雀玄武在奇門前後他那裏安排刁斗俺這裏將

全白俺淨青龍陣主蕭天佐回天

魔陣主黃瓊女全請了公主升帳

陣佈就

兩廂伺候發點眾引占上唱

點絳唇

陣按乾坤坎離兌震艮山穩風應諸

吹打淨旦白公主在上末將參拜回二位陣主少禮衆吓回按列奇門陣已成煞氣迷漫鬼神驚

軍一百單八陣

此時機連破俺數陣自從駙馬歸國奴已身懷六甲將及瓜期又負重任咳耶律夫人吓你撇下

這條擔兒

教人好難

承受也唱

醉花陰

氣奪天罡難存濟忽喇喇煙塵四起漢家將似虎如羅儘埋

內喊

伏四面重敵戰兢兢在艱難際說甚麼握兵機

呀只聽得聲似春雷好教人揣

女探報上啟公主宋將前來

不著頭和尾

攻打青龍陣了固有多少人

馬起來講探公主聽稟唱

畫眉序

人馬似雲集黑霧迷漫神鬼泣千

軍萬隊猛將森列中營裏楊帥旂飄排左右先鋒雙翼孟良焦贊稱無敵咚咚戰

占白再去打探探得令下占

二位陣主各守陣地待俺出

鼓不息 戰迎敵淨旦得令下唱

喜遷鶯

且把那帶圍牢緊整霞冠上下裳衣湘

水雲齊帶馬跨高頭神駒寶騎打一面天罡主將帥字旂舒銀臂閃白練氣冲星

下眾引

際斗繞紅光色映得這雲霓

生上乾念

滴溜子

統百萬貌貅長驅直入似孫劉魏

武會兵赤壁蔡城出奇除逆 焦孟二將聽令二將在生各帶本部攻他左右二營不得有 會陣起打占敗下生追下占又 上阿呀罷了吓罷了正待廝殺 不想腹中疼痛怎生是好也唱

出隊子

俺只待孤

交陰陽阻隔破敵攻城全軍務克

內賊介占

白得誰敢

出隊子

俺只待孤

軍隄備怎當他識破機 來叮嚀唱 痛得俺亂慌慌遍體阿呀汗淋漓禁不住喘吁

淨上打占敗下

眾引生上白誰人擒得番婆便算首

吁腹中疼痛百忙裏何處去尋一個子龍相濟龍陣去者眾應乾念 功淨孟良願往生好速速前去淨得令下生攻打青

鮑老催

突圍奮擊把精神抖擻擒寇賊須知狹路難避跡似月遭風雨打花鳥

翼折胭脂血染狼牙赤綠雲翠綫龍泉碧聽一派聲音泣

下占上白 叮嚀痛殺 我也唱

刮地風

嗷呀

俺這裏拍地呼天望救誰險些兒腕脫腰圪酸溜溜兩跨如刀劈一陣陣掀騰騰

鼓蕩心急錦鞍子失控幾遭墜呢急急得俺珠淚雙滴只聽得這壁廂那壁廂廝

殺聲齊起迫心驚危勢倍凶值恁張威伊不想敵盡謀臣悔阿呀將軍吓況窮軍

恁莫追走吓况窮軍恁莫追打天魔陣去得令下上乾念滴滴金前軍掠動呼

號急兩國交兵此虧敗心頭小鹿頻敲擊白俺天魔陣主黃瓊女聽陣前金鼓之聲待我一望呀原念只見陣紛紛人

賊賊拋戈棄戟圍重重欲逃無處匿占內白苦吓回那邊來的好似公主念看他單騎影隻奔甚急占上休趕回休趕

似飛蝗箭矢來攢體急逃躲爭先避回白公主這般光景敢是受了傷了占非也唱只為敵眾而驍俺

四門子

兵而微小裙釵潑戰難擋抵那邊又攻這邊又疲呀只為著含苞待啟
 去回公主難道忘了耶律夫人吩咐此陣最忌血光豈
 可進去占我疼痛難忍快快放我進去回公主斷斷進
 去不得占我也顧不得了進介回使不得占哭啜唱
 痛痛痛痛得俺步難移早早
 回白可是要分
 曉了占正是事
 在危急放我進

早早又是意昏迷渾無計恁恁恁恁也是婦人家怎不曉生育理喘喘喘喘殺人

魂離世 急急風宋將抄過場 阿呀 添添添添一個血氣沖空產的急急緊緊緊束縛藏匿在

身懷裏 魔陣了占帶馬唱 快快快快上了駿馬騎走走走迅速去如飛
 生界上占接腰
 風下回起打賊
 下眾走了生且

喜諸陣一鼓而 平眾將官就此 收兵眾應念 雙聲子 橫馳賊橫馳賊一個個無容失皇家德皇家德看神助妖

氛滅殄小國定社稷儼然石紀永表奇績 洶湧諸陣盡被打破我和你且回本國再作道理回有理

尾聲 猛然間陣失機怎擋得須迴避疾忙裏保鑒與且做歸家計 小兒可好 占咳 今

日ヤ裏ヤ陣ヤ破ヤ失ヤ機ヤ阿ヤ呀ヤ咏ヤ

回使
不得

多ヤ應ヤ是ヤ為ヤ著ヤ了ヤ你ヤ

哭介回白公主且
免悲傷回阿呀罷
四記頭全下完

載轉許不字文刊本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人	編輯人	著作人	主幹
上海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北平分館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程金
					硯梅
					秋廬

第五卷第一期起

零售 每冊 國幣 一角五分
 預定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寄者 加郵費 一角二分

掛號郵寄者另加掛號費九角六分

目價告廣

地位 全 面 半 面 $\frac{1}{4}$
 封面內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底面外 廿四元 十六元 八元
 正文前 十八元 十二元 六元
 正文中 十二元 八元 四元
 正文後 十二元 八元 四元
 連登二期九折三期以上八折半年以上七折全年以上六折二年以上五折
 文化機關及學術團體惠登廣告者照表八折計算 色紙或彩印另議

章簡稿投

- 一 本刊歡迎關於戲曲及音樂之文字與圖片，文字不拘文言白話但須詳加標點，圖片請附詳細說明於後。
- 二 來稿請繕寫清楚。并註明詳細通訊地址於稿末。
- 三 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詳細敘明。
- 四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受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 來稿經登載後，每篇酌贈五元至五十元之薄酬，或本刊若干期。
- 六 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
- 七 來稿不用，概行寄還，如須掛號，請附郵資。
- 八 已在他處發表之作，請勿惠賜。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免審證第一五號

劇學月刊

每冊國幣